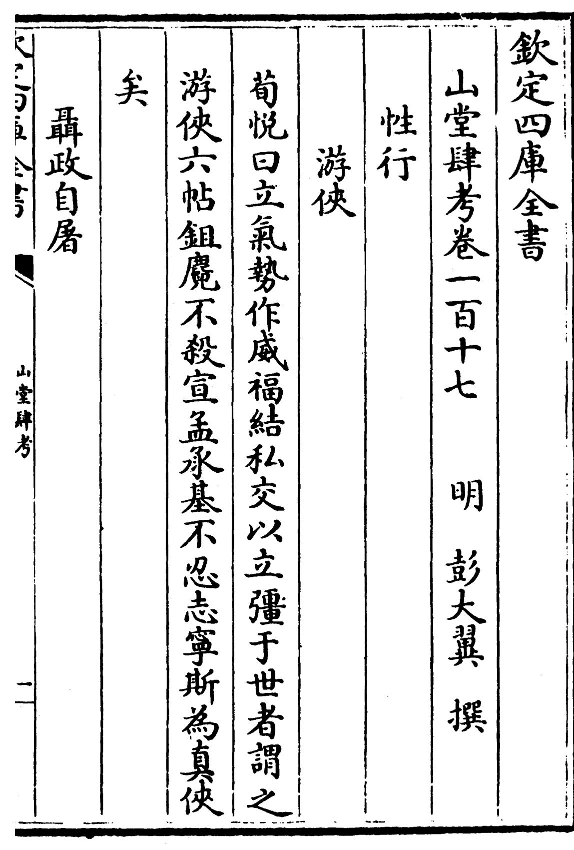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七　　明　彭大翼　撰

性行

游俠

荀悅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于世者謂之游俠六帖鉏麑不殺宣孟承基不忍志寧斯為真俠矣

聶政自屠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為嚴仲子報仇刺殺秦相俠累因自破面抉眼自屠出腸以死

田光自刎

燕太子丹嘗質于秦秦王政遇之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求為報秦王者其傅鞠武言燕有田光先生者可與謀太子願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武即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于先生也光曰謹奉教乃造焉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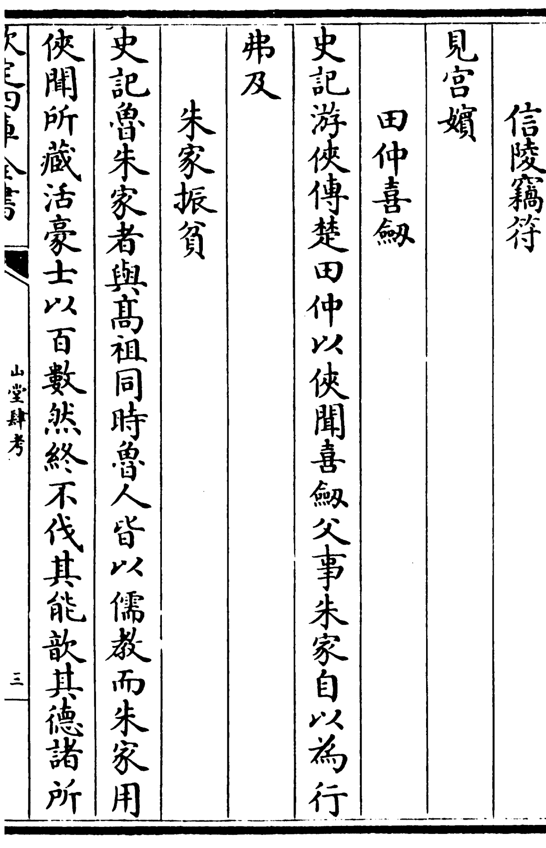
光曰臣精已消亡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荆卿可乎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願先生勿泄也光俛而笑曰諾傴行見荆卿道太子言願足下過太子宫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願先生勿泄是疑光也遂自刎而死

散財養士

齊王封田嬰于薛號靖郭君得專齊權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之子文通儻饒智畧說靖郭君以散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請以文為嗣嬰卒文嗣位號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常數千人名重天下又趙王封弟勝為平原君食客常數千人有公孫龍與孔穿者皆其客也

出身徇主

見忠臣



信陵竊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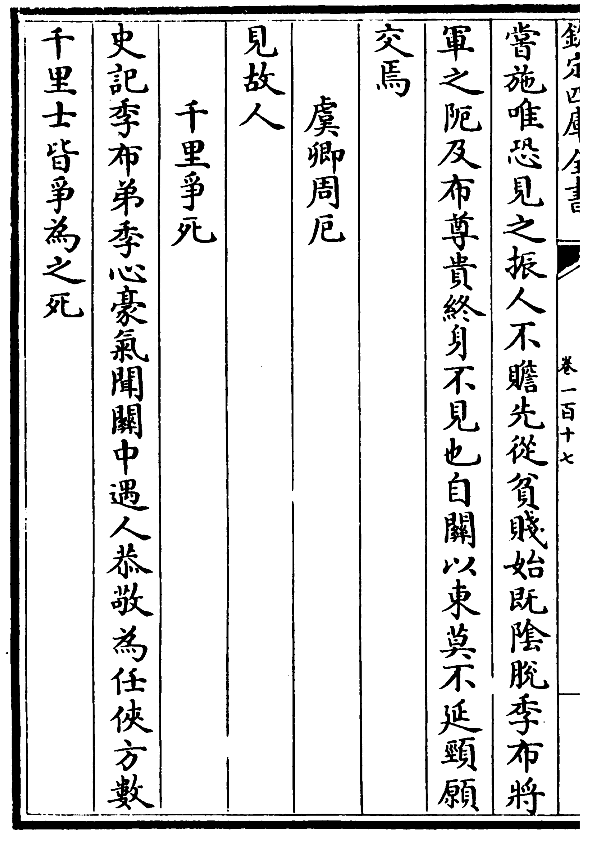
見宮嬪

田仲喜劔

史記游俠傳楚田仲以俠聞喜劔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

朱家振貧

史記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



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阸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

虞卿周厄

見故人

千里爭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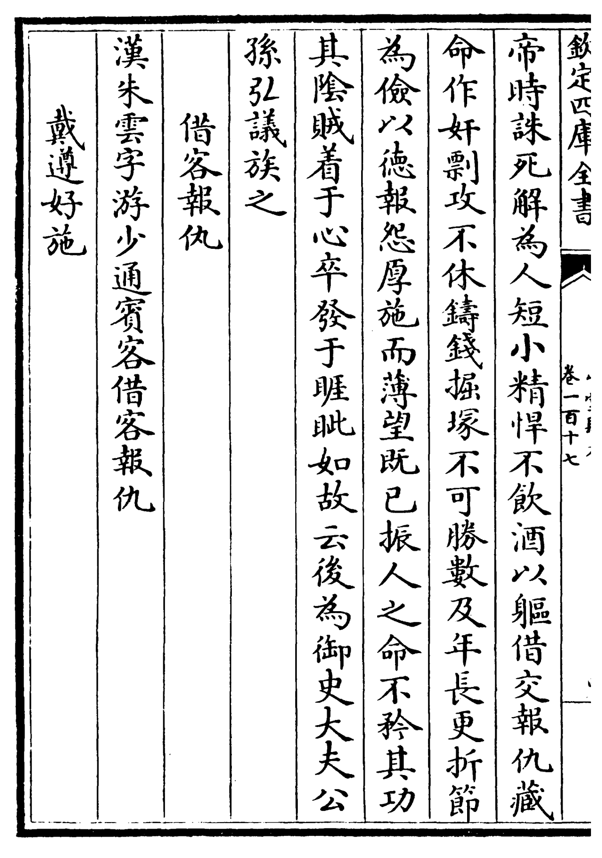
史記季布弟季心豪氣聞關中遇人恭敬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

千乘送喪

史記雒陽有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一敵國云其行大類魯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母死自遠方送喪葢千乘

借交報仇

史記郭解軹人字翁伯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



帝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奸剽攻不休鑄錢掘塚不可勝數及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着于心卒發于睚眦如故云後為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族之

借客報仇

漢朱雲字游少通賓客借客報仇

戴遵好施

漢戴遵字子高多財好施食客常三四百人語曰關中大豪戴子高

王磐擁富

東漢馬援兄子婿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貲為游俠有名江淮間與貴戚友善

貫高對獄

綱目漢高祖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高祖從平城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高祖箕踞慢易之趙相貫高

趙午等請為王殺之王不從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柏人貫髙等乃壁人于厠中上欲宿心動而去貫髙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于是并逮捕趙王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剄貫髙獨怒駡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詣長安髙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榜笞刺爇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晉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髙曰吾三族皆以

論死豈愛王過于吾親哉顧王實不反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為宣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賢髙赦之髙曰吾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絶肮而死按敖張耳之子肮咽也不侵侵字猶言輕也

萬章却財

漢書萬章字子夏長安人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

侍中諸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與中書令石顯相善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免官徙歸故郡顯貲巨萬當去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問其故章嘆曰吾以布衣見哀于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為福耶諸侯以是服而稱之

自卧大牀

東漢陳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許汜與劉備並在荊

州牧劉表坐共論天下人物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未除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主客禮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今天下大亂君當憂國忘家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縁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于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

自享大案

吳志步騭避亂江東與廣陵衛旌相善俱以種瓜自給

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鷹與旌寄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脩刺奉爪以獻征羌方内卧駐之移時旌欲去鷹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彊也令舍去欲以為髙祗取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隠几坐帳中設席坐鷹旌于外旌愈恥之鷹辭色自若身自享大案殽膳重沓而小盤飯與鷹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鷹極飱致飽乃辭出旌怒鷹曰能忍此乎鷹曰吾等貧賤故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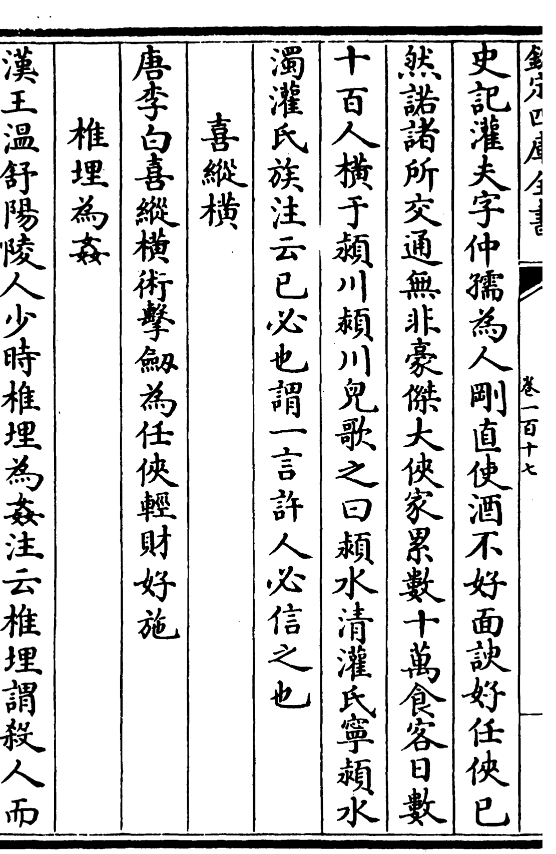
聲聞梁楚

漢鄭當時字莊陳人以任俠自喜脫張羽之戹聲聞梁楚之間按羽梁孝王之將楚相之弟

名顯京師

漢原涉字巨先哀帝時涉父為南陽太守死官郡人歛送葬錢至千萬以上涉悉讓還之行喪廬墓三年由是顯名京師

已然諾



史記灌夫字仲孺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好任俠已然諾諸所交通無非豪傑大俠家累數十萬食客日數十百人横于頴川頴川兒歌之曰頴水清灌氏寧頴水濁灌氏族注云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

喜縱横

唐李白喜縱横術擊劔為任俠輕財好施

椎埋為姦

漢王温舒陽陵人少時椎埋為姦注云椎埋謂殺人而

埋之也

掠賣餉客

唐郭元振為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中人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之

悉驅惡少

唐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為武士所窘胡証聞之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釂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櫟合其蹻横膝上謂客曰我欲為酒令飲不釂者以此擊之

衆唯之証一飲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世人稱其俠按盡爵曰釂其人不飲而使盡爵乃强灌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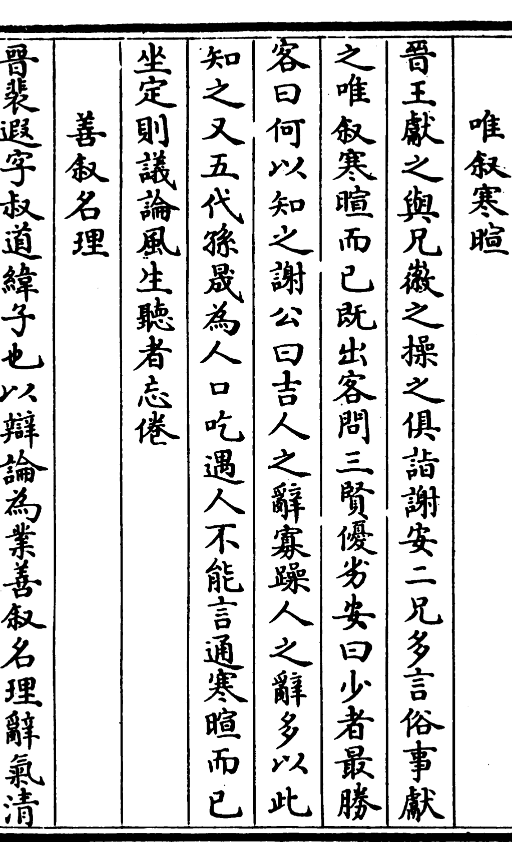
徑揖羣盜

宋張齊賢為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逆旅有羣盜十餘人飲逆旅中居人皆惶懼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也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

兒所能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
焉乃取大盌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𤜱肩
以指分為數段舉而啗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錯愕嗟
咨曰眞宰相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
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為盜耳顧自結納競以金
帛遺之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言語

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



唯叙寒暄

晉王獻之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唯叙寒暄而已既出客問三賢優劣安曰少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以此知之又五代孫晟為人口吃遇人不能言通寒暄而已坐定則議論風生聽者忘倦

善叙名理

晉裴遐字叔道綽子也以辯論為業善叙名理辭氣清

暢泠然若琴瑟知與不知無不嘆服

談論興廢

蜀麗統字士元德公從子也師事司馬徽之不事小名人莫之知徽之蠶月躬採桑後園士元助之因與談論興廢移時忘倦

陳說古今

張天錫世雄涼州後以力弱詣京師聞王彌俊才美譽乃造焉既至見王風神清泠言話如流陳說古今無不

貫悉天錫訝服按天錫字公純張耳之後曾祖軌永嘉中為凉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凉土天錫篡位自立為凉州牧苻堅使姚萇攻没凉州以天錫為侍中從堅至壽陽堅軍敗天錫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

平子絶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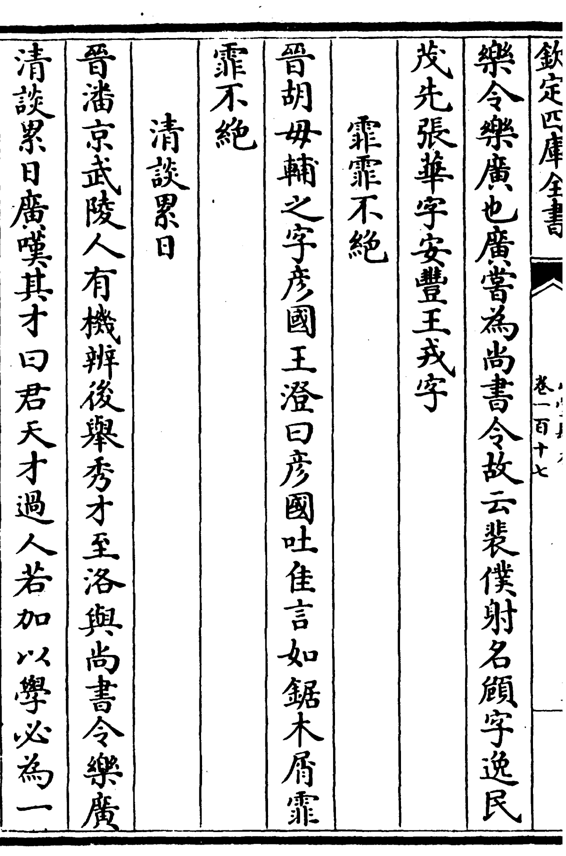
晉衛玠字叔寶善通莊老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言輙絶倒于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語曰衛君談道平子絶倒按平子王澄字

王導忘疲

世說王丞相導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鬢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按士少祖約字

靡靡可聽

世說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漢史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按



樂令樂廣也廣嘗為尚書令故云裴僕射名頠字逸民茂先張華字安豐王戎字

霏霏不絶

晉胡毋輔之字彦國王澄曰彦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絶

清談累日

晉潘京武陵人有機辨後舉秀才至洛與尚書令樂廣清談累日廣嘆其才曰君天才過人若加以學必為一

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父子亦善談俱為京所屈

飛談捲霧

晉韓伯字康伯殷浩之甥也勝氣籠霄飛談捲霧

口中雌黃

晉王衍善談老莊義有所不安隨即便改世號口中雌黃

醉後酬答

唐焦遂口吃對客不能一言醉後酬答如注射

戴良尚奇

戴良字叔鸞遵之子東漢逸民也才髙倨傲議論尚奇曰我獨步天下誰與為偶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

叔寶入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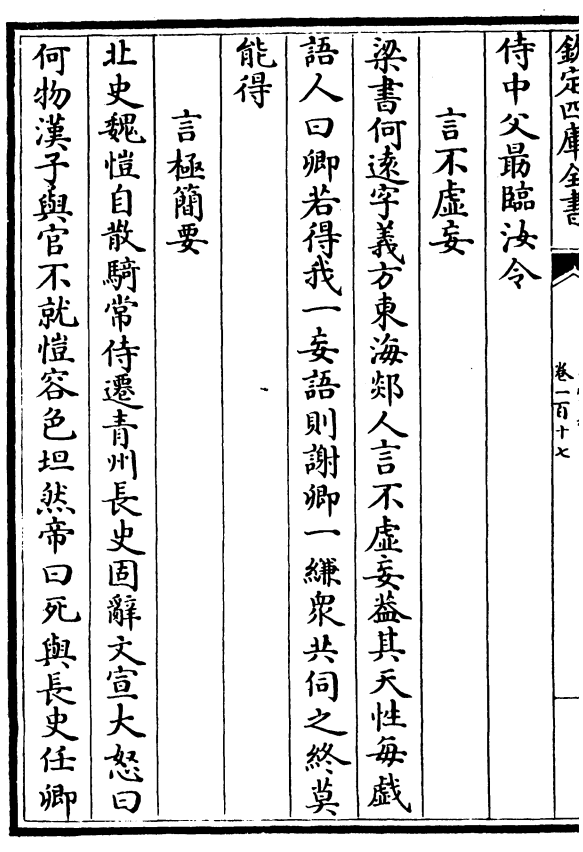
衛叔寳善談老易自抱羸疾簡于酬對時友嘆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眞

嘆美偉明

東漢符融字偉明在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性髙簡每見偉明輙不聽他客前聽其言論偉明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常捧手嘆美

賞愛彦伯

謝太傅賞愛袁彦伯機對敏速後彦伯出為東陽郡時賢祖道冶亭太傅起執彦伯手顧就左右取一扇授之因語云聊以贈行彦伯應聲答曰輙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按彦伯宏字陳郡人魏郎中令渙六世孫也祖猷



侍中父昴臨汝令

言不虛妄

梁書何遠字義方東海郯人言不虛妄葢其天性每戲語人曰卿若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終莫能得

言極簡要

北史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

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選曹楊愔曰何處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須收由是沉廢積年後遇愔于路徼自披陳楊曰發詔授官皆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更不須多數日用為霍州刺史

公明要言

何尚書晏自言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管公

明共論易公明剖析玄旨九事皆明尚書曰君論隂陽此世無雙時鄧玄茂亦在坐鄧言君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辭義何也公明尋應聲曰夫善易者不論易尚書含笑賛之曰可謂要言不煩按何晏字平叔管輅字公明鄧颺字玄茂

僧鍾名對

高僧傳釋僧鍾姓孫魯郡人南遊京邑住中興寺永平初魏使李道固來聘會于寺內帝以鍾有辯才勅令酬

對往復移時言無失措日影小晩鍾不食道固問何以不食鍾曰古佛道法過中不飡道固曰何為聲聞那鍾答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當時以為名對

臧否人物

齊盧詢祖才辯機敏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士開門外見二陸兩㴞森然與槐柳齊列又邢子才嘗戲盧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君不壽盧答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懐恐懼見丈人蒼蒼

在鬢賔差以自安邢大賞其敏贍又詢祖初拜大夏男有宿德朝士戲之曰大夏初成盧即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按詢祖祖父偉封大夏男父恭道早卒詢祖襲祖爵也

整飾音辭

世說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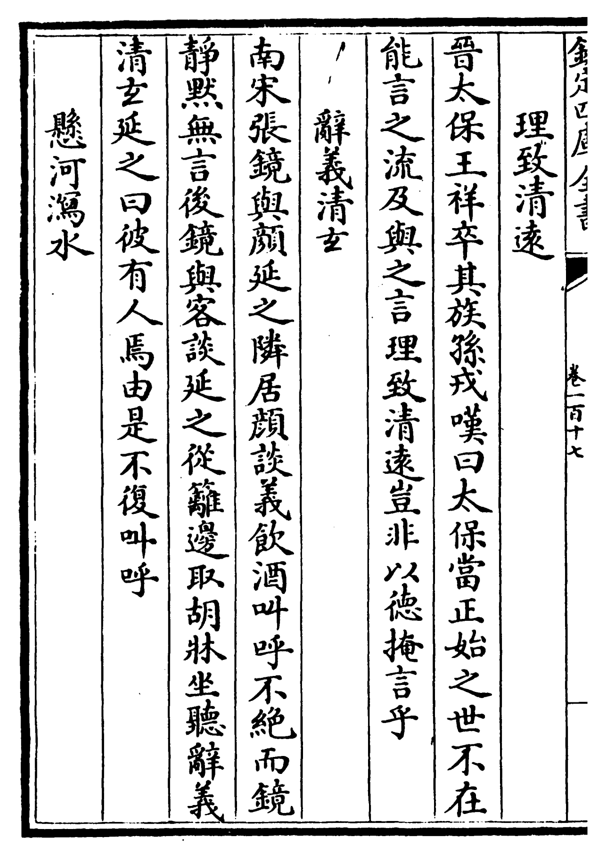
按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

言有次第

晉謝太傅一生語未嘗悞每與客共語退後叙說向言皆有次第

言有頓挫

齊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為文章談義時張思光音旨緩韻周彥倫辭致綺捷劉士章言吐有頓挫有風氣時人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按繪字士章



理致清遠

晉太保王祥卒其族孫戎嘆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言乎

辭義清玄

南宋張鏡與顔延之隣居顔談義飲酒叫呼不絕而鏡靜黙無言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叫呼

懸河瀉水

晉王衍曰吾觀郭象清語如懸河瀉水久而不竭按象

清字子𤣥

下坂走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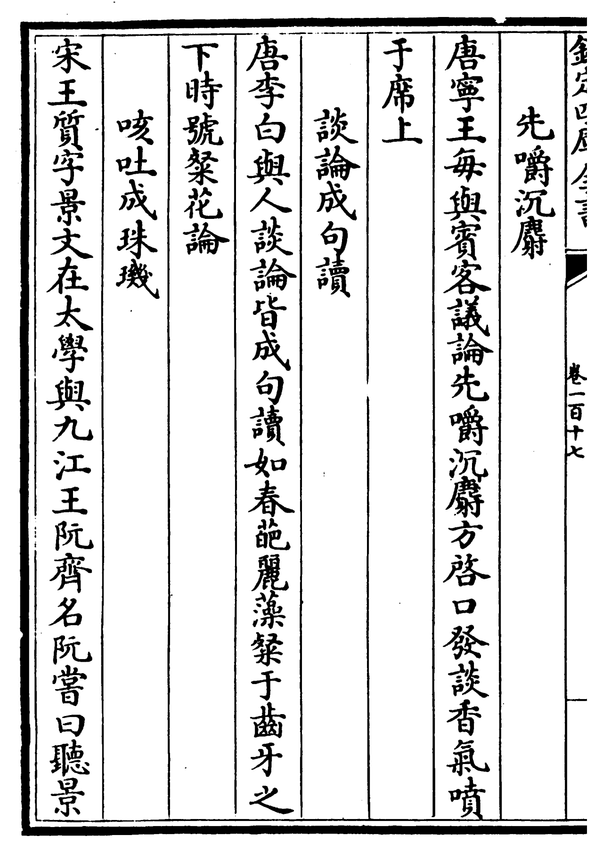
唐張九齡字子壽每與賓客議論經旨滔滔不竭如下

坂走丸服其俊辯

不談糟粕

唐杜之松貞觀中為河中刺史嘗請王無功講禮無功

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先嚼沉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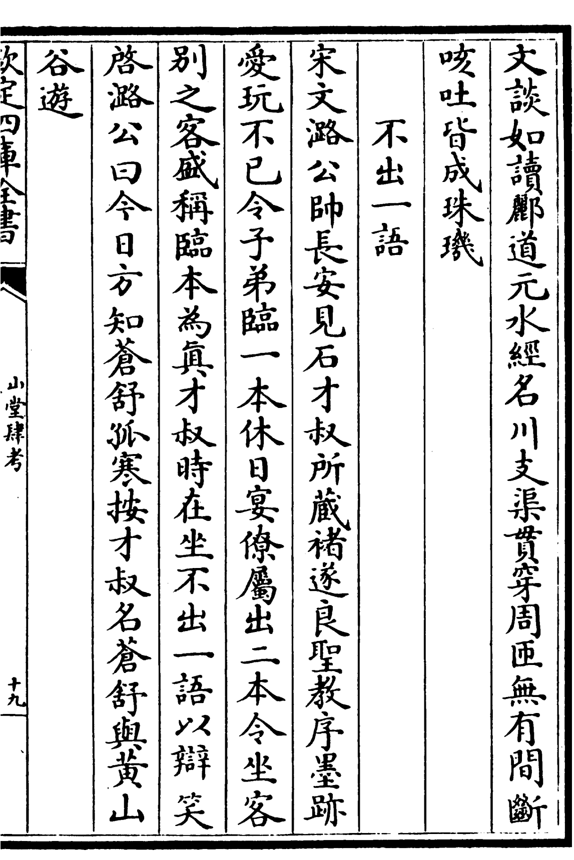
唐寧王每與賔客議論先嚼沉麝方啓口發談香氣噴于席上

談論成句讀

唐李白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于齒牙之下時號粲花論

咳吐成珠璣

宋王質字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甞曰聽景


文談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吐皆成珠璣

不出一語

宋文潞公帥長安見石才叔所蔵褚遂良聖教序墨跡愛玩不已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盛稱臨本為眞才叔時在坐不出一語以辯笑啓潞公曰今日方知蒼舒孤寒按才叔名蒼舒與黃山谷遊

決以數言

宋曾魯公曰張安道論大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公以數言決之燦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

喜談政事

宋蘓子容曰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一說永叔每誇政事不誇文章君謨不誇書呂濟叔不誇棋何公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誇清絕大抵不足則誇也

洞見肺肝

宋滕甫字元發東陽人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粉飾洞見肺肝

心神融暢

宋李常字公擇建昌人嘗曰余昔雪中過范堯夫于西府先有五客在坐予因衆人論說民間利害公甚喜書室中無火坐久寒甚公命温酒來與坐客各舉兩大白公曰說得通透後令人心神融暢

辭氣和平

見丞相

勇敢

莊子曰水行不避蛟龍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

獵夫之勇也白刄相交視死如歸烈士之勇也

子路救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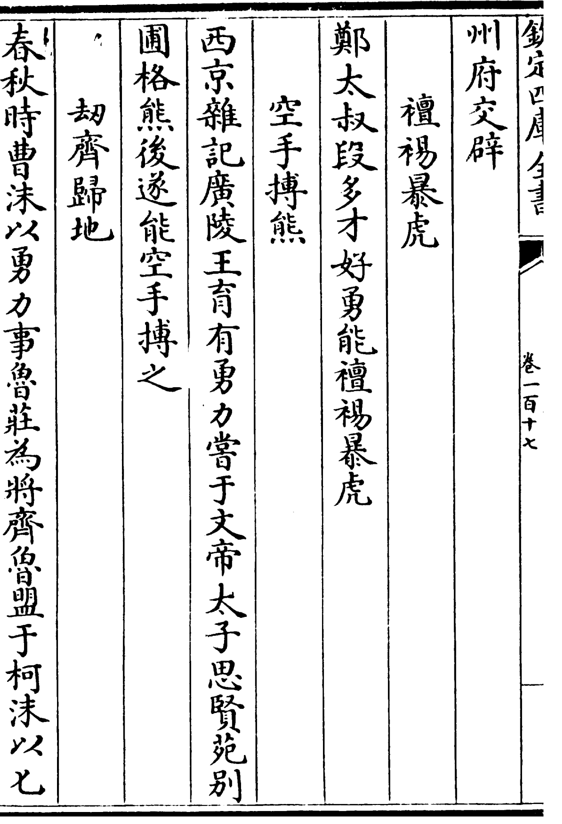
韓詩外傳孔子遊于景山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

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子路曰由也願奮長戟盪三

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蟊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

周處除害

綱目晉周魴之子處膂力絶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年豐而人不樂何耶父老嘆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義興長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害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陸機陸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砥行比及朞年



州府交辟

襢裼暴虎

鄭太叔段多才好勇能襢裼暴虎

空手搏熊

西京雜記廣陵王胥有勇力嘗于文帝太子思賢苑別囿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

刼齊歸地

春秋時曹沫以勇力事魯莊為將齊魯盟于柯沫以匕

首刼齊桓歸魯侵地戰國策曰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

刼楚定盟

見使臣

擁盾直入

沛公謝羽鴻門因留飲范增使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沛公莊不得擊于是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劍擁盾直

入瞋目示羽頭髮上指目眥盡裂羽曰壯士賜以巵酒一生彘肩噲立飲啗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

持刀大呼

唐廣平王收復長安李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

搏猬

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彊古冶子事齊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今君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以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因請公使人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嘆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

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彊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彊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冶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雀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也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彊曰吾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

是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而冶獨生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亦反桃挈領而死使者復命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截蛟

晉鄧遐滬水有蛟為人害遐拔劍入水蛟繞其足乃截蛟數段而出

喪元荷戈

唐長安人花敬定至德間從崔光遠入蜀討段子璋有

功封嘉祥縣公後又平寇單騎鏖戰已喪其元猶騎馬荷戈至鎮下馬沃盥適浣沙女語曰將軍無頭何以盥為遂僵卧至今眉州東館鎮有花卿廟是也杜子美歌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

鑿骨出鏃

唐高開道有矢鏃在頰召醫出之乃鑿骨置楔其間骨裂寸餘竟出其鏃開道奏伎進膳不輟

謂之飛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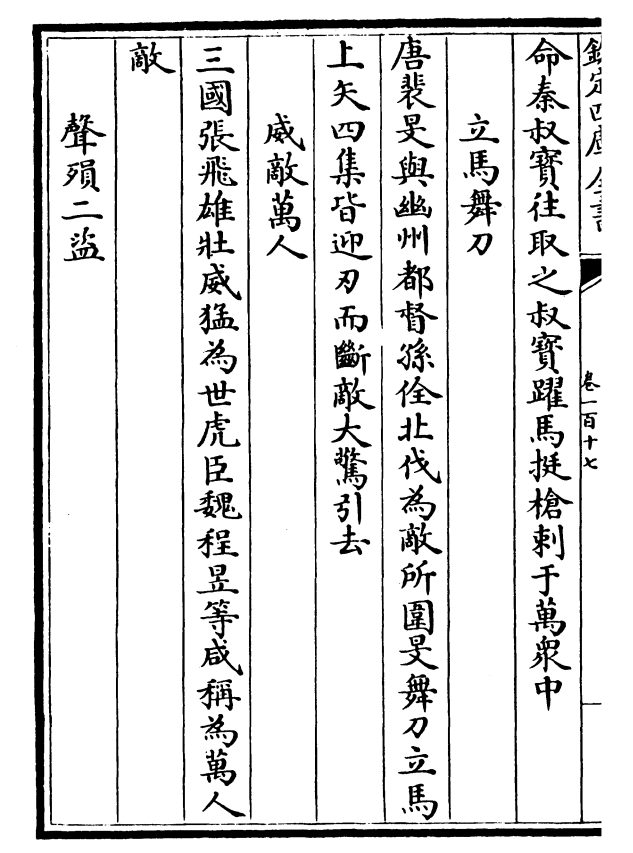
晉武帝時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喜任俠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

號曰飛虎

李克用年十五從征摧鋒陷陣出諸將軍之右軍中目為飛白虎

躍馬挺槍

唐秦王世民每見敵有驍將鋭士震燿出入以夸衆者



命秦叔寳往取之叔寳躍馬挺槍刺于萬衆中

立馬舞刀

唐裴旻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為敵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敵大驚引去

威敵萬人

三國張飛雄壯威猛為世虎臣魏程昱等咸稱為萬人敵

聲殞二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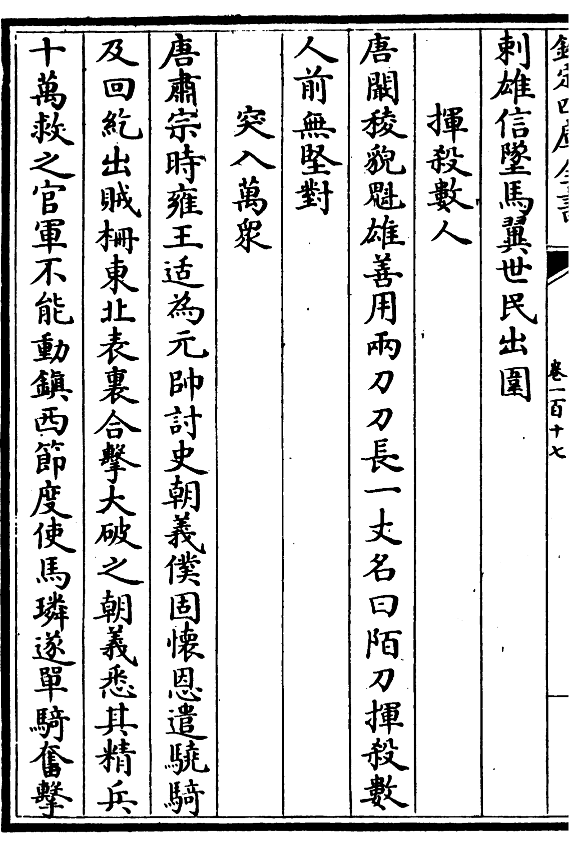
見治盜

憤擊建德

唐太宗謂侍臣曰昔藺相如叱秦王目眥皆裂令王君廓往擊竇建德李勣遏之至憤發大呼鼻耳流血其勇何特古人哉

橫刺雄信

唐秦王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率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尉遲敬德躍馬大呼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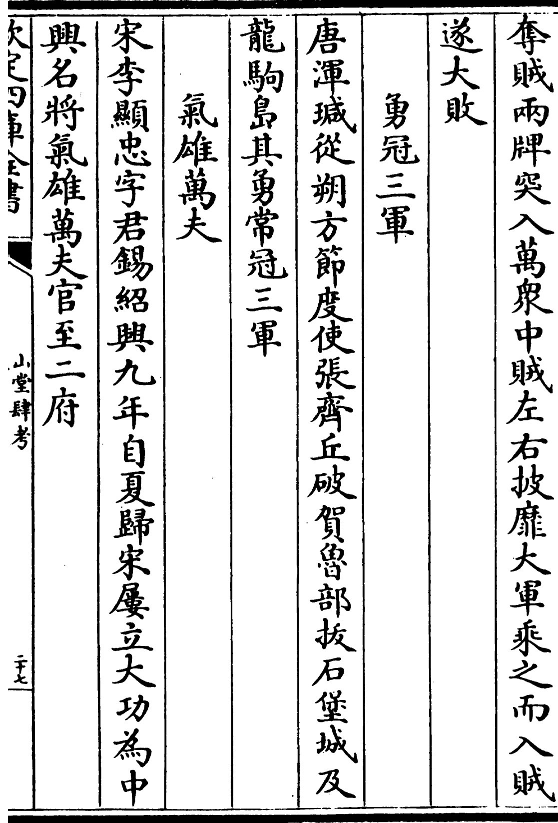
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

揮殺數人

唐闞稜貌魁雄善用兩刃刀長一丈名曰陌刀揮殺數人前無堅對

突入萬衆

唐肅宗時雍王适為元帥討史朝義僕固懷恩遣驍騎及回紇出賊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官軍不能動鎮西節度使馬璘遂單騎奮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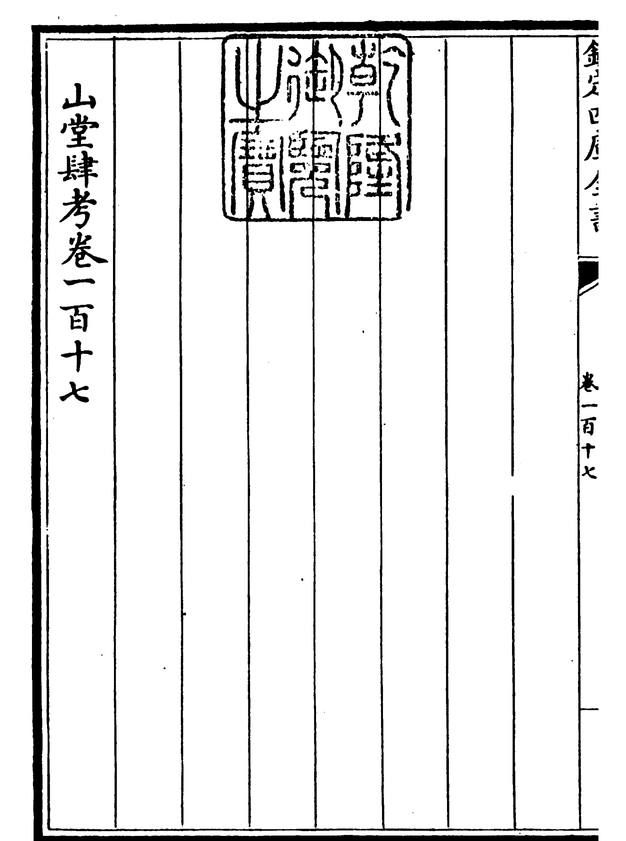
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遂大敗

勇冠三軍

唐渾瑊從朔方節度使張齊丘破賀魯部拔石堡城及龍駒島其勇常冠三軍

氣雄萬夫

宋李顯忠字君錫紹興九年自夏歸宋屢立大功為中興名將氣雄萬夫官至二府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張士琛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八　　明　彭大翼　撰

性行

膂力

劉禹錫原力論以道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賓左衽以威用之可以繫六瀛而斷右臂

挾輈

左隱十一年鄭莊將伐許授兵於大宫公孫閼與頴考

叔爭車頽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按子都即公孫閼鄭詩曰不見子都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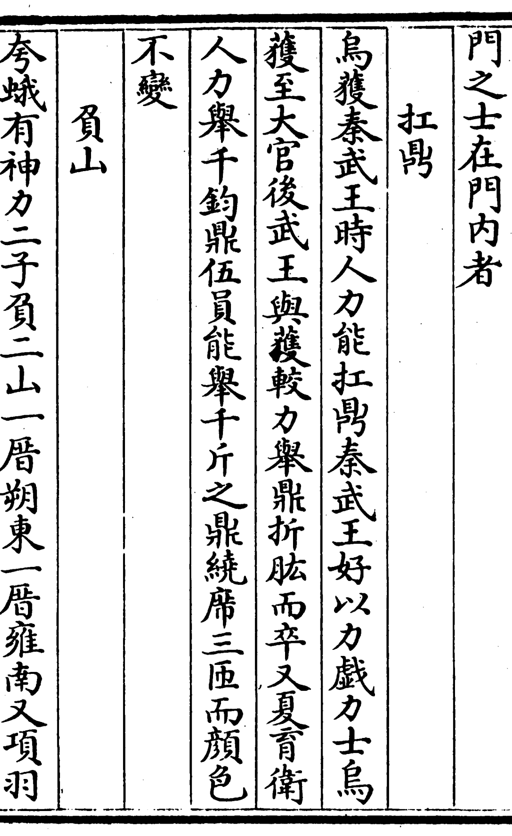
投葢

左莊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焉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葢於稷門註云女公子子般妹也稷門魯南城門葢覆也言犖能走而自

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言其勇力之甚也

抉門

左襄十年晉荀偃士匄伐偪陽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注云諸侯之士門焉謂諸侯之戰士見門開故攻其門也縣門發益縣門城門之捍條之以通上下此偪陽人發縣門以閉攻門之士也紇郰大夫叔梁紇仲尼之父也紇多力乃手抉舉縣門以出攻



門之士在門内者

扛鼎

烏獲秦武王時人力能扛鼎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烏獲至大官後武王與獲較力舉鼎折肱而卒又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伍員能舉千斤之鼎繞席三匝而顔色不變

負山

夸蛾有神力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又項羽

歌曰力拔山兮氣葢世

紥石

左成二年齊高固入晉師桀石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馬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注云桀擔也

貫弓三百斤

祭肜字次孫有勇力能貫弓三百斤光武拜遼東太守卧鼓邉亭又葢延字巨卿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光武拜虎牙將軍梁羊侃所用弓至千石馬上用六石弓

袖椎四十斤

魏公子無忌使俠生客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奪兵救趙又魏太祖時有典韋遷校尉軍中謡曰壯士有典君手提雙戟八十斤五代楊行密為人長大有力手舉百斤

撫梁易柱

皮日休鹿門隱書桀紂之君握鉤伸鐵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虎兕

捲鐵舒鉤

唐代宗時有梁崇義者力能捲鐵舒鉤

盪舟

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按奡一名澆羿臣寒浞之子也羿爲家衆所殺浞因羿室生奡力能陸地行舟

背船

百家鱠綿竹王俳優有氣力腰背一船船中載十二人

拔牛角

齊人孟賁能生拔牛角聞秦武王好力士往歸之過河先其五船人人怒而以楫𢷎其頭顱不知其孟賁也中河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况敢於辱之乎又魏許褚字仲康禦寇乏糧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以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不敢取牛而走唐辛讜學詩書善擊劍有濟時之志少耕於野有牛鬭衆畏奔踐讜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

引觸竟折其角宋之問父令文有力絕人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攖令文直前拔其角折其脛殺之

裂兕革

秦紀惡來有力能手裂虎兕革按惡來飛廉之子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事殷紂武王伐紂并殺惡來

擲三鈞石

野史羅頹膂力過人常擲弄石毬可三鈞又雜組張芬曲藝過人力能舉七尺碑

號一谷柴

談苑武行德榆次人身長八尺餘絶有膂力以負薪自給里人號為一谷柴晉祖出獵行德方入城鬻薪見其魁岍又所負之薪令左右數人不能舉壯其力留帳中後至節帥

姦邪

書曰去邪勿疑揚子曰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

楊興順指

漢元帝時周堪張猛為弘恭石顯所譖上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嘗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禄勲何耶興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由是疑之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猛為槐里令按光禄勲周堪也齗齗忿嫉貌又爭辯也

王莽匿情

漢成帝時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獨莽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孤兄子行甚勑備常私買侍婢昆弟怪之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傳會五侯

漢婁護字君卿齊人也五侯不相能賓客不相往來護豐辯傳會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五侯

所餉以為鯖世稱五侯鯖

巧諛六郎

唐張昌宗以姿貌幸楊再思每言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直謂蓮花似六郎耳其巧諛無恥類如此

誣奏李固

東漢馬融初應大將軍鄧隲辟乃上廣成頌忤鄧氏後懲於鄧氏不敢違忤勢家遂為梁兾草疏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時吳祐謂融曰李

公之罪成於卿手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

諂事劉騰

後魏封回為度支尚書時鄭雲諂事劉騰賂紫纈四百疋得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詣回問安州興生何事為便回曰卿為方伯宜思方畧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大慙而去

指鹿為馬

史記趙髙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二世

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也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

指鳥為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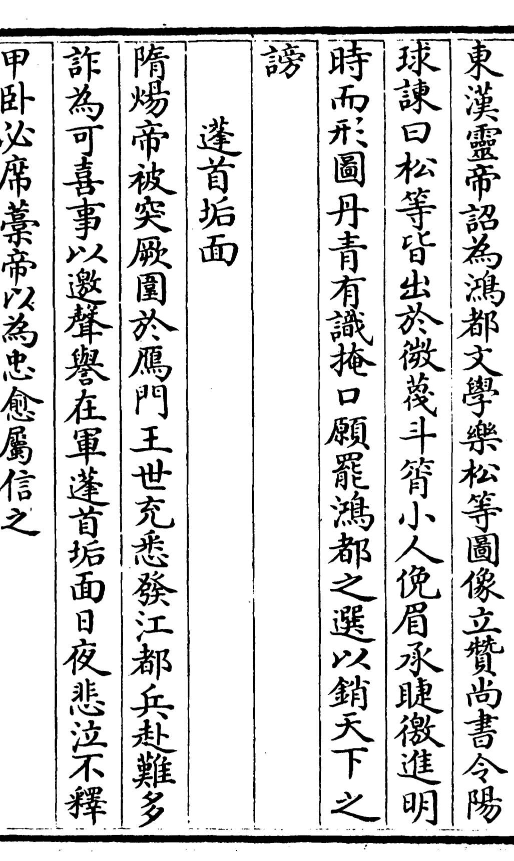
隋煬帝大業中李淵遣建成世民擊西河郡拔之執郡丞髙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髙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其餘不戮一人

俛眉承睫

東漢靈帝詔為鴻都文學樂松等圖像立賛尚書令陽球諫曰松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佞眉承睫徼進明時而形圖丹青有識掩口願罷鴻都之選以銷天下之謗

蓬首垢面

隋煬帝被突厥圍於鴈門王世充悉發江都兵赴難多詐為可喜事以邀聲譽在軍蓬首垢面日夜悲泣不釋甲卧必席藳帝以為忠愈屬信之



心腹爪牙

東漢竇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

眯充蝨蠹

陸贄奏議小人之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眯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蝨粱米之有蠧也

𢧐亂宮掖

南北朝齊主委任和士開以爲尚書令威權益盛太尉趙郡王叡婁定遠等請出之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數士開受納貨賂穢亂宮掖之罪

傾危朝廷

唐周利貞貶涪州刺史未幾復授黔州都督黄門侍郎張廷珪奏還制書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朝廷何往日罰之而今日又賞之耶玄宗乃止

候拜賈謐

晉石崇與潘岳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輙望塵下拜

營救伯仁

世説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内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明旦報仲知仲知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説伯仁昨危急之狀仲知手批之刁為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呼為趙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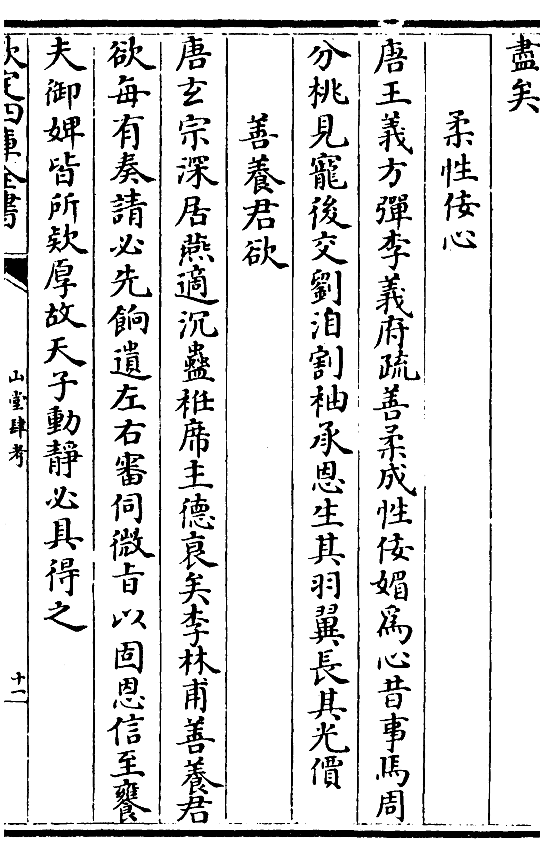
齊后宫火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齊王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齊王乃大起芳樂王壽等殿皆趙鬼贊成之也

呼為郭尖

後魏郭景讓遷太尉從事中郎善事權貴時呼為郭尖

揺頭轉目

唐中宗景龍四年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揺頭轉目備諸醜態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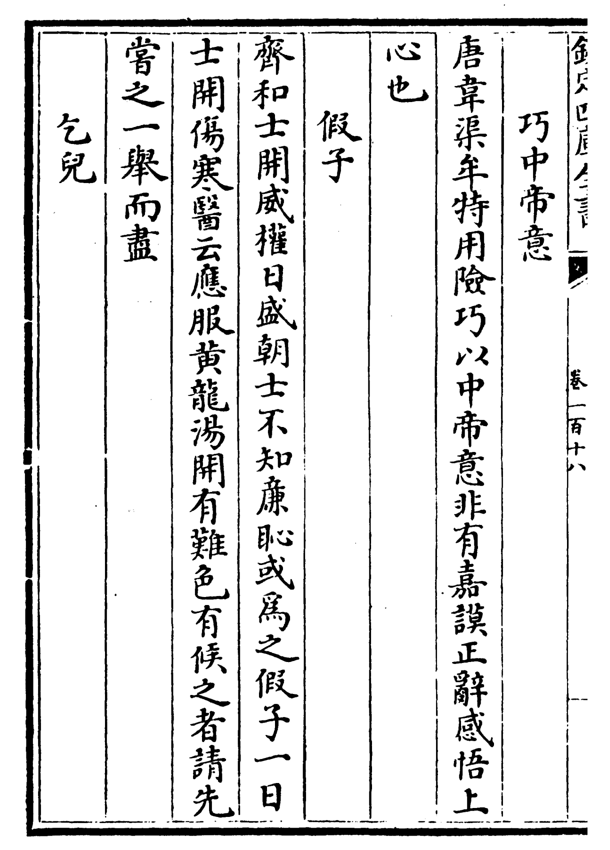
盡矣

柔性佞心

唐王義方彈李義府疏善柔成性佞媚爲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

善養君欲

唐玄宗深居燕適沉蠱衽席主德衰矣李林甫善養君欲每有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饔夫御婢皆所欵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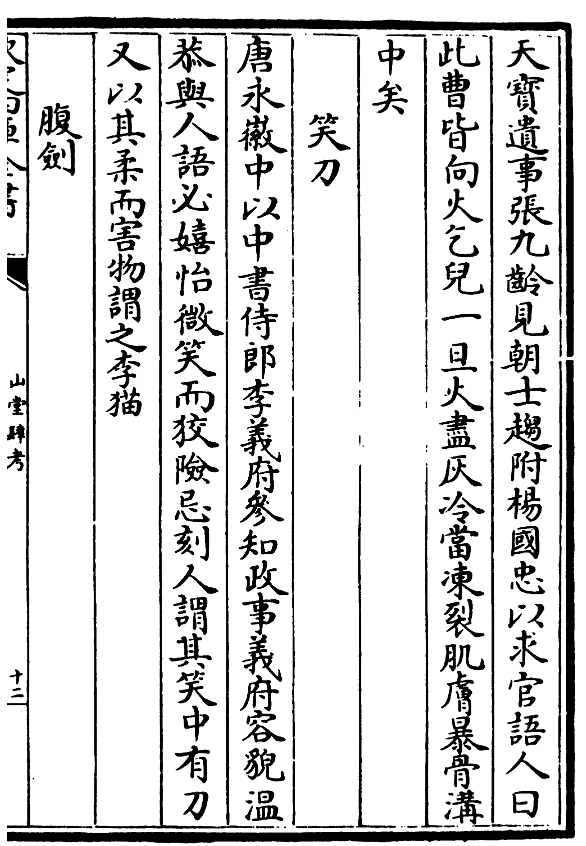
巧中帝意

唐韋渠牟特用險巧以中帝意非有嘉謨正辭感悟上心也

假子

齊和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或爲之假子一日士開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開有難色有候之者請先嘗之一舉而盡

乞兒


天寶遺事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暴骨溝中矣

笑刀

唐永徽中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人謂其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腹劍

時人皆謂李林甫甘言如蜜又謂其面有笑容而肚中鑄劍也故曰口蜜腹劍

祈福代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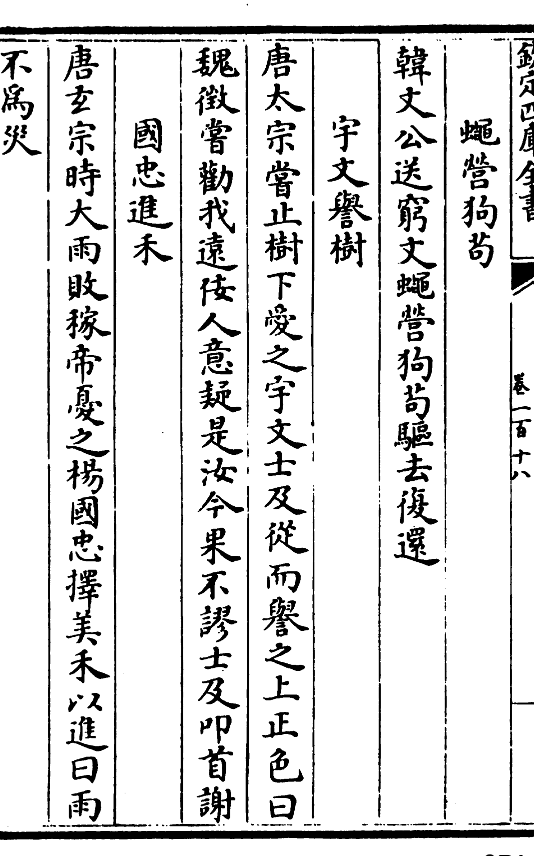
易齋笑林武后有疾詔徧祭神廟以祈福消災給事中閻朝隱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雖加厚賜然亦鄙其為人

省疾放雀

唐成敬奇與姚崇有姻親崇寢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淚懷中置生雀數頭持出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忿其諛媚自兹不復接遇

蠖屈鼠伏

唐文宗時鄭注倚王守澄權勢熏灼左軍中尉韋元素惡注軍將李弘楚説元素召而殺之因見上請罪元素從之召注至蠖屈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款曲以金帛厚遺而遣之



蠅營狗苟

韓文公送窮文蠅營狗苟驅去復還

宇文譽樹

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首謝

國忠進禾

唐玄宗時大雨敗稼帝憂之楊國忠擇美禾以進曰雨不爲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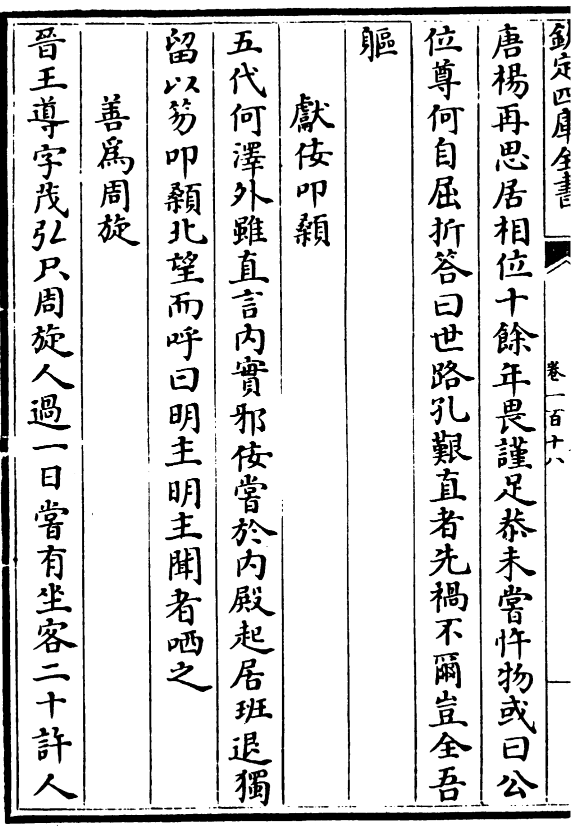
海市

唐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請託如市甲第奢侈李湛曰此海市蜃樓比耳豈長久計耶

冰山

楊國忠權傾天下時進士張彖者力學有大志或勸其謁國忠以速榮顯彖曰爾輩謂楊公之勢可倚如泰山耶吾所見乃冰山耳皎日大明誤人必矣後果如其言

足恭全軀



唐楊再思居相位十餘年畏謹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荅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

獻佞叩頭

五代何澤外雖直言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額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闈者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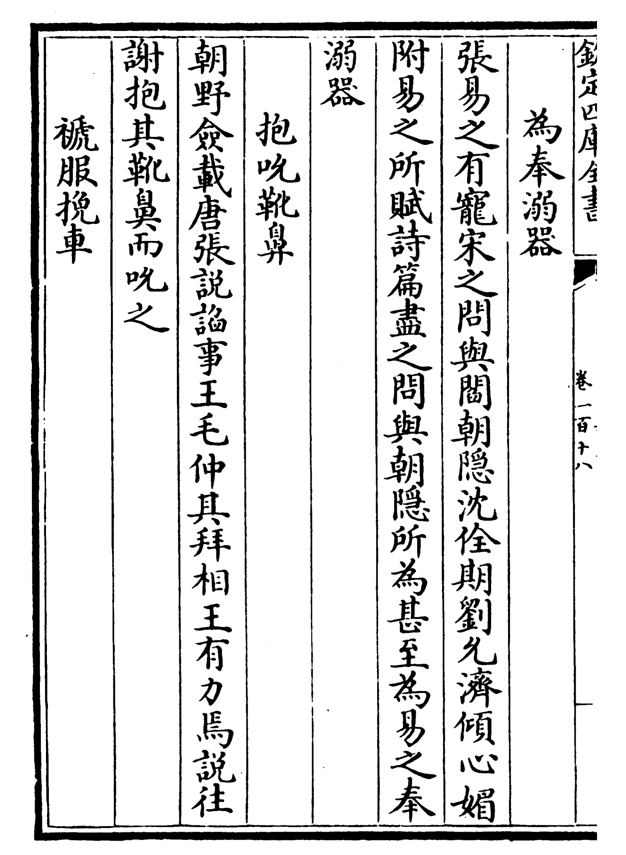
善爲周旋

晉王導字茂弘只周旋人過一日嘗有坐客二十許人

逐一稱讃獨不及一胡僧并一台州臨海人二人疑其不悦導徐顧臨海人曰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奢蘭奢乃胡語之褒譽者羣胡皆笑四座並歡

請視便液

唐郭弘霸再遷右臺侍御史中丞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於顏色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因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自愈元忠大惡之



為奉溺器

張易之有寵宋之問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詩篇盡之問與朝隱所為甚至為易之奉溺器

抱吮靴鼻

朝野僉載唐張說諂事王毛仲其拜相王有力焉說往謝抱其靴鼻而吮之

褫服挽車

唐趙履温諂事安樂公主嘗褫朝服以項挽車

反袍為舞

唐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嘗因宴集戲楊再思曰楊内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穀綴巾上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座鄙笑

納賄改官

唐代宗朝陳少遊善結權貴以是得進除桂管觀察使惡其道遠多瘴癘時宦官董秀掌樞密少遊請歲獻五

萬緡又納賄於元載子仲武内外引薦遂改宣歙

邀功賣友

唐中宗景龍四年崔日用與薛稷爭事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稷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兩罷之

引用吉温

唐吉温性陰詭嘗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李林甫引用之與羅希奭椎鍛詔獄相兔為虐時號羅鉗

吉網公卿見者不敢耦語

附會輔國

唐肅宗乾元中鳳翔馬坊押官爲刼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寃李輔國素出飛龍廏勅御史孫鎣中丞崔伯陽等鞫之俱無寃又使御史毛若虛鞫之若虛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等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眞上怒叱之貶伯陽嶺南尉鎣貶播州

呼為聖米

唐杜佑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籍籍民至漉漕渠遺米自給佑乃呼為聖米

上言瑞鹽

唐韓滉上言河中鹽池生瑞鹽上以為秋霖稍多水潦為患不宜生瑞命蔣鎮馳驛檢驗之鎮奏與滉同請置神祠錫其嘉號曰寶慶靈應池時池鹽為潦水所入其味多苦鎮庇滉為之飾詐罔上識者醜之

兩足狐

唐中宗嗣聖中以張易之張昌宗作威福勅左右臺同鞫之昌宗法應免官昌宗訴有功無罪太后問宰相云昌宗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聖丹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也太后悅赦之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再思出為長社令

九尾狐

宋陳彭年敏給强記尤好刑名性奸諂人號九尾狐

貨賂貴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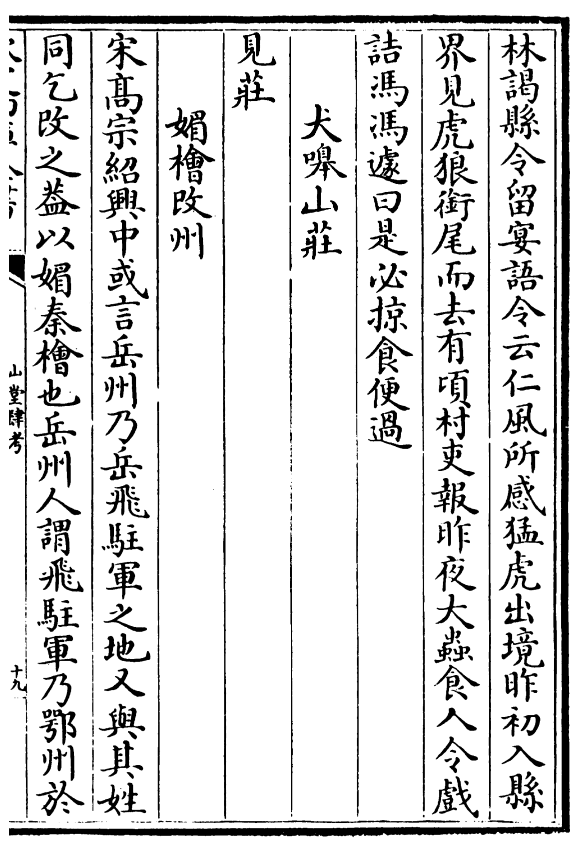
唐宣宗時王宰入朝以貨賂貴倖求使相領宣武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

財結權豪

外史檮杌孟蜀時潘左廷以財結權豪或戒之乃曰非是求援不欲其以冷語氷人耳

虎出縣境

唐大歷中荆州馮希樂善佞見人家鼠穴亦佞嘗到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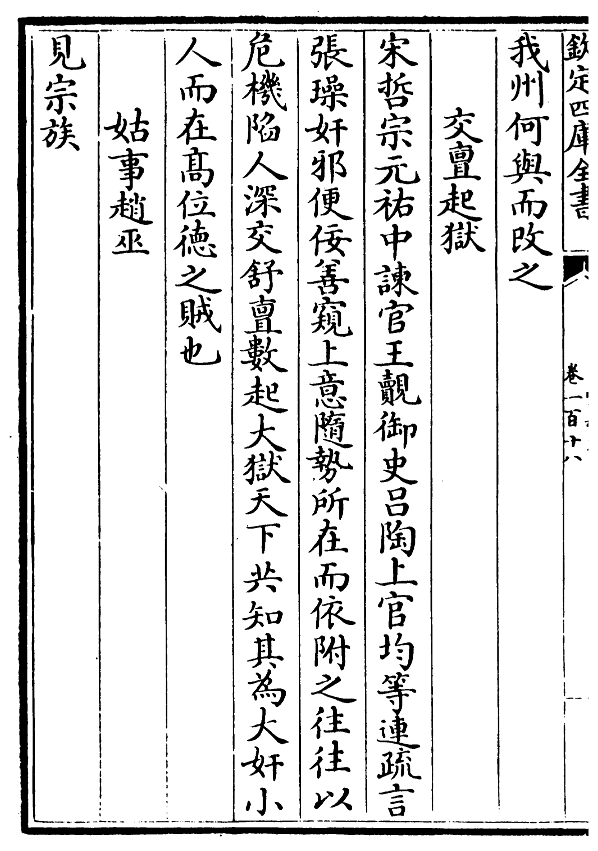

林謁縣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虎出境昨初入縣界見虎狼銜尾而去有頃村吏報昨夜大蟲食人令戲詰馮馮遽曰是必掠食便過

犬嗥山莊

見莊

媚檜攺州

宋高宗紹興中或言岳州乃岳飛駐軍之地又與其姓同乞攺之葢以媚秦檜也岳州人謂飛駐軍乃鄂州於



我州何與而改之

交亶起獄

宋哲宗元祐中諫官王覿御史吕陶上官均等連疏言張璪奸邪便佞善窺上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為大奸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

姑事趙丞

見宗族

甥事仁浦

故相魏仁浦在中書時陶僕射穀自言出於魏氏遂拜仁浦爲甥每見仁浦望塵輒拜

楊志哭妃

南宋孝武殷貴妃薨與羣臣上墓令醫術楊志哭之志甚為嗚咽人問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自哭亡妻耳

程松獻妾

見樞密院又佗冑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

其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冑侂冑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趙師𢍰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

為太尉濯足

仇池墨記太尉李憲用事士夫奴事之彭孫氣凌公卿亦甞為憲濯足曰太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不太甚乎

為宰相拂鬚

宋寇萊公為相丁謂參知政事嘗會食都堂羹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謂大慙恨

無異厮僕

宋唐坰言王珪曲事王安石無異厮僕薛向陳繹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為安石鷹犬

共為鷹犬

宋理宗寶慶中梁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諂事史彌遠

家幹者萬斤斤一日言真德秀可逐成大曰朞朞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斤為達其語遂擢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

屈膝可憐

宋許及之為吏部尚書諂事韓侂胄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云哀遲之大不覺屈膝侂胄憐之以為同知樞密院事

用心不正

宋神宗熙寧中王安石薦吕惠卿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憸巧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故天下並指爲奸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似亦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才辯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

張洎附敏政

宋太宗時參知政事張洎性險詖巧於將順尤善事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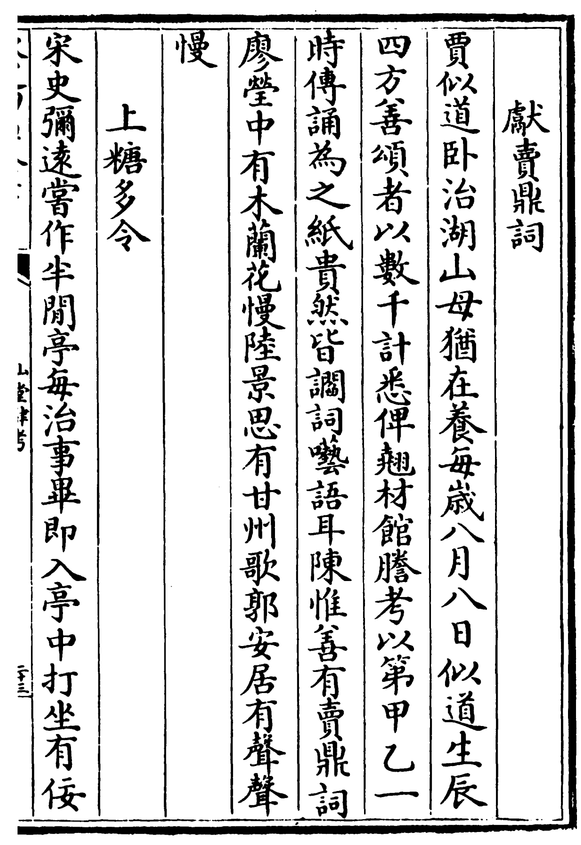
官甞引唐故事奏内供奉藍敏政爲學士帝曰此唐弊政也朕安可蹈覆轍卿言過矣洎慙而退

以道附師成

朱語録晁以道後來亦附梁師成有人以詩嘲之曰早赴朱張餅隨賡蔡子詩此回休倔强凡事且從宜

獻晝日筆

五代蘇循獻大筆三十枝與李存勗謂之晝日筆存勗悦其佞遂登帝位



獻賣鼎詞

賈似道臥治湖山母猶在養每歲八月八日似道生辰四方善頌者以數千計悉俾翹材館謄考以第甲乙一時傳誦為之紙貴然皆諂詞囈語耳陳惟善有賣鼎詞廖瑩中有木蘭花慢陸景思有甘州歌郭安居有聲聲慢

上糖多令

宋史彌遠嘗作半閒亭每治事畢即入亭中打坐有佞

人上糖多令詞大稱其意其詞曰天上摘星班青牛度
闗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竹邊山軒晃倘來閒人生
閒最難算真閒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與
公閒

撰福華編

宋廖瑩中字羣玉賈似道門客也甞撰福華編以紀鄂
功

辯奸論

宋嘉祐初王介甫名始盛黨與傾一時歐陽公亦善之勸蘇明允與之遊明允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弔明允獨不往作辯奸論以譏之曰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

刺奸詩

后山詩話熈寧之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蘇長公作刺奸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奸

邪又其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偽行范蜀公詠假山詩曰倏忽平為險分明假奪真

為刺史教娌

唐宋之愻為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執笏日教娌在簾外吟唱自如

為時宰彈人

倦遊録蘇舜欽監奏院因十月賽神會館中同列御史劉元瑜彈擊下獄坐監主自盜削籍同會者皆坐斥劉

謂時宰相賈昌朝曰為相公一網打盡

沮抑宗澤

宋高宗建炎初宗澤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汪伯彥黄潛善所抑二人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而死

謹事蔡京

宋何執中謹事蔡京遂代為首相太學生陳朝老上書曰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蠧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

人寅緣攀附致位三府亦已大幸而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蚉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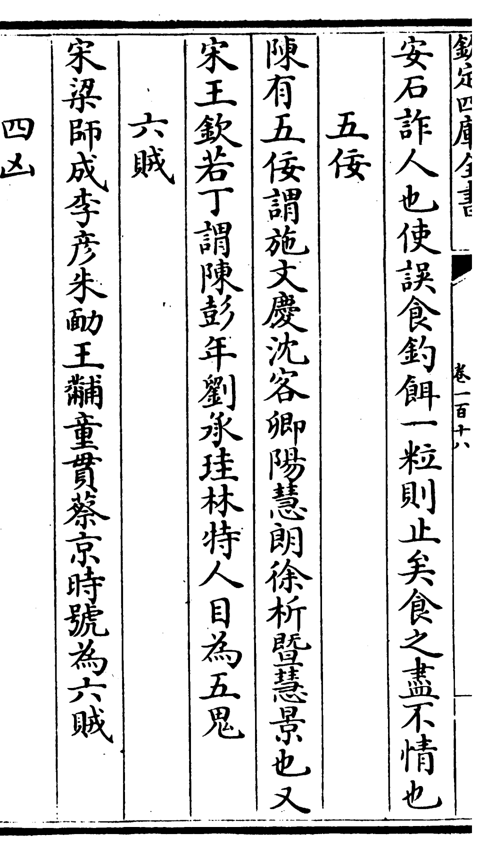
洵武獻圖

宋徽宗建中靖國時鄧洵武為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必欲繼志述事行新法以利民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别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

各為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温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焉凡以百數帝出示曾布布與洵武見異改付温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兼侍講

安石食餌

宋仁宗朝王安石知制誥一日上賞花釣魚内侍各以金盞盛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旦上謂宰輔曰王



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

五佞

陳有五佞謂施文慶沈客卿陽慧朗徐析暨慧景也又

宋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人目為五鬼

六賊

宋梁師成李彦朱勔王黼童貫蔡京時號為六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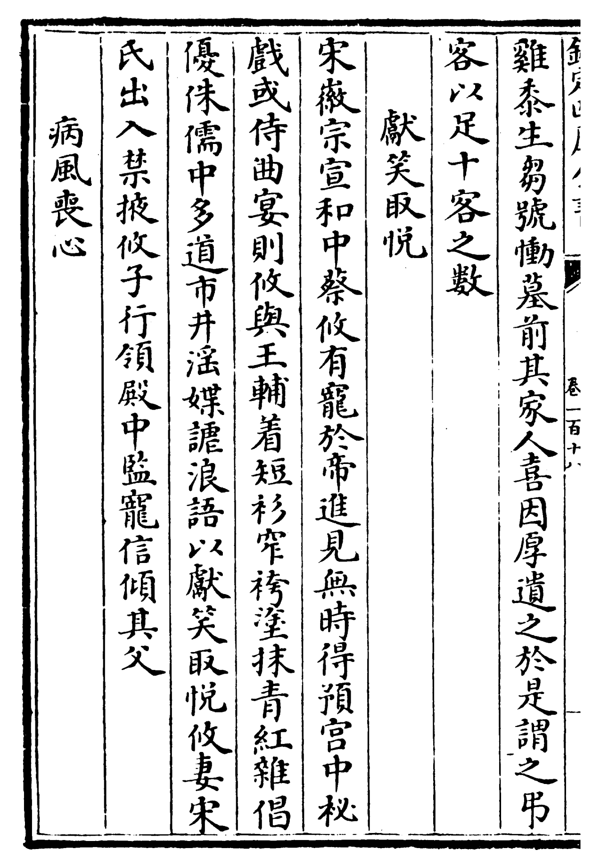
四凶

宋元豊末黄履為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

惇有所嫌惡則使怒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

十客

陸游避暑漫抄秦檜之有十客曹冠以塾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吴益以愛壻爲嬌客施全以劃刀爲刺客李季以章醮爲羽客龔釜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通家爲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爲說客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秦檜既死葬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懷



雞黍生芻號慟墓前其家人喜因厚遺之於是謂之弔客以足十客之數

獻笑取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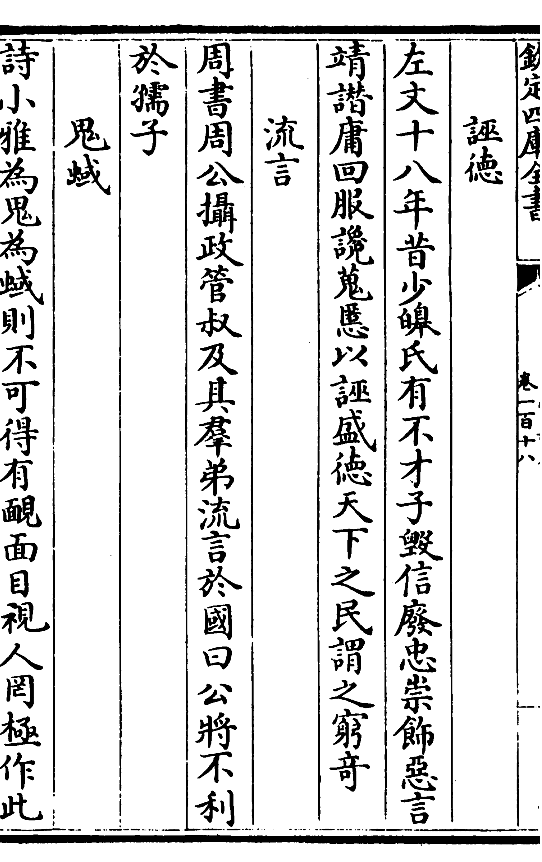
宋徽宗宣和中蔡攸有寵於帝進見無時得預宫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與王黼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

病風喪心

宋寧宗時呂祖泰請誅韓侂胄詔配祖泰欽州牢城收管既至府尹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

讒毀

讒毀小人之所為也其禍常加於君子故舜堲讒說禹戒巧言湯懼匪彝武戒比德良有以也



誣德

左文十八年昔少皡氏有不才子毁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流言

周書周公攝政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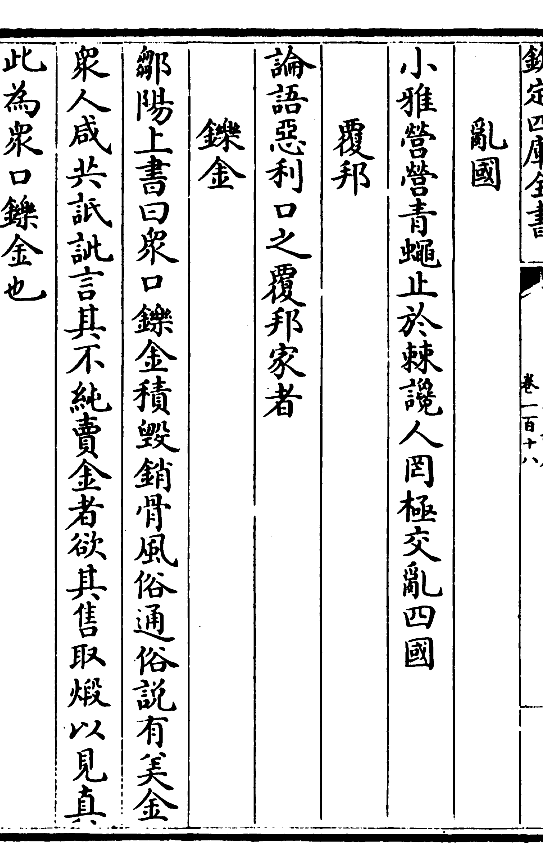
鬼蜮

詩小雅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

好歌以極反側此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絶之也

萋菲

小雅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為巷伯者作此詩以刺幽王也注云萋菲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有文彩似錦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



亂國

小雅營營青蠅止於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覆邦

論語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鑠金

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毁銷骨風俗通俗説有美金衆人咸共詆訕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取煅以見真此為衆口鑠金也

浮石

陸賈新語衆口所毁浮石沈水

心害屈平

史記屈平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强志明於治亂嫻於詞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平造憲令平屬草藳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王曰王使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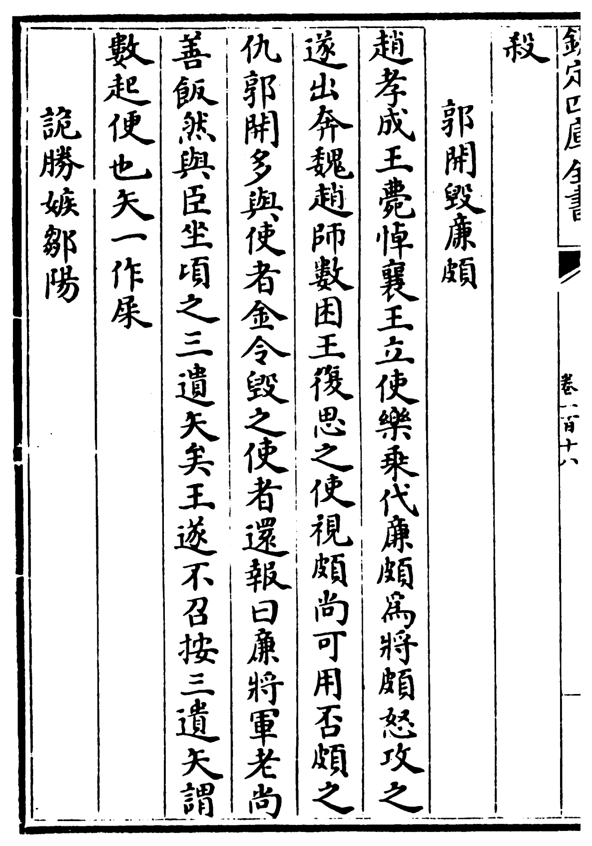
廷毀周勃

史記孝文即位絳侯為丞相罷朝趨出上禮之恭常目送之中郎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為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方諸吕用事劉氏不絶如帶是時絳侯為大尉主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吕大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

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清室宗室諸公莫敢爲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得釋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注云望怨也盎凡名噲清室漢書作請室謂請罪之室也

趙高毀蒙氏

史記胡亥立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胡亥乃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殺蒙毅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内史恬乃吞藥自



殺

郭開毀廉頗

趙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爲將頗怒攻之遂出奔魏趙師數困王復思之使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使者還報曰廉將軍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遂不召按三遺矢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

說勝嫉郤陽

史記鄒陽者齊人也遊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

絳灌短賈誼

史記云孝文帝初即位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

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宣仲譛申侯

左僖五年陳轅宣仲怨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譛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七年夏鄭殺申侯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譛也注云宣仲即濤塗賜城即僖公四年齊桓賜申侯之虎牢也

宰嚭讒伍員

吳太宰嚭與伍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吳王乃賜子胥屬鏤之劔以死

書謗樂羊

樂羊子爲魏文侯將攻中山三年拔之文侯封之靈壽樂羊跪而辭曰臣攻中山有謗臣於大王者謗書盈篋大王終不信故臣得拔中山乃大王之功非臣之功也

文致北海

曹公欲加害孔北海使路粹作奏粹承旨文致孔融罪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衆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人之後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言融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宫掖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交相贊揚衡謂融仲尼不死融謂衡爲顔淵復生

虛誣李固

東漢順帝時諸除官多不以次及李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輩怨固又希梁冀旨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大行

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遂策免之

惑毀班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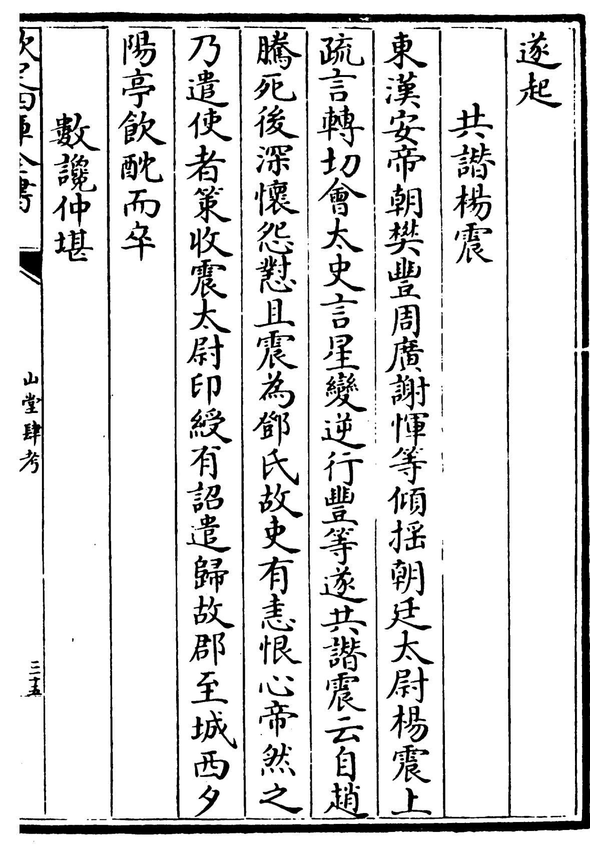
東漢章帝拜班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别遣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闐不敢前因上書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之嘆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

譖望之專權

漢蕭望之字長倩與史高弘恭石顯忤元帝初即位恭顯奏望之潛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權擅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上不省爲下獄可其奏後飲鴆自殺

誣李膺爲黨

東漢河内張成善風角推占遂教子弟殺人河南尹李膺收捕案殺之弟子牢脩因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共爲部黨誹訕朝廷於是天子震怒頒下郡國逮捕黨獄



遂起

共譖楊震

東漢安帝朝樊豐周廣謝惲等傾揺朝廷太尉楊震上疏言轉切會太史言星變逆行豐等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懷怨懟且震為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帝然之乃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有詔遣歸故郡至城西夕陽亭飲酖而卒

數讒仲堪

世説王緒數讒殷荆州仲堪於王國寳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寳見王緒問曰比于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他所論國寳謂緒于已有隱果情好日疎讒言以息

質趙被讒

魏龎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之乎曰寡人疑矣三

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恭曰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遠於市議臣過過三人願王察之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

伐韓被讒

秦武王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遂拔之後武王崩昭王立樗里子公孫子讒之甘茂遂得罪出奔齊

上書譖馬援

東漢初援在交趾甞以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寶後援卒有上書譛之者以前所載皆明珠文犀帝愈怒妻帑懼不敢以喪還詣闕請罪書六上然後得歸葬

用計毀裴度

唐憲宗朝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鏄之黨陰擠之詔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敬宗寶歴中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置之藩鎮上數遣使勞問

度因求入朝李逢吉之黨大懼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謡
云緋衣小兒坦其腹上天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
横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言度名應
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
誣謗待度益厚

忌才阻王珣

世說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
之甞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

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要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爲忠遂不見珣

託疾出張説

唐姚崇天資權譎始爲同州張説以素憾諷趙彦昭劾之及崇當國説懼潛詣岐王申欵他日朝退衆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詔問之對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其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説輔臣而密車出入王家

恐為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説相州

因詞譏李白

唐明皇興慶池東沉香亭前牡丹盛開上乘照夜白貴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子弟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詞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命立進清平調三篇白承旨猶苦宿醒因援筆賦之賦成龜年捧詞進上命梨園子弟略約詞調撫絲竹遂促龜年

以歌妃子持玻璃盞七寶杯酌西涼葡萄酒笑領歌意
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諸學士然高力士終以脫靴
為恥異日妃子復吟前詞力士戲曰始謂妃子怨李白
深入骨髓何反拳拳於是詩耶妃子驚曰何學士能辱
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妃子深然之
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

議號諧崔羣

唐憲宗紀初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同平

章事崔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乃譖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鎛給邊軍賞賜不可得軍欲為亂鎛密言於上曰邊賜如舊人情忽如此由羣鼓煽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上以為然出羣為湖南觀察使

譖出徐摛

梁徐摛字士秀武帝時寵遇日隆朱异忌之乘間白帝曰摛年老愛泉石帝謂摛真欲之乃謂新安大好山水卿為我卧治此郡乃出為新安太守

譖貶居易

唐白居易為贊善大夫宰相不悅俄有言居易母墜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謂其言浮華無實行貶江州司馬

盧杞陷楊炎

唐玄宗時蕭嵩家廟臨曲江上以娛遊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徙之及德宗時楊炎為相立廟復直其地盧杞欲陷炎因言嵩廟地有王氣故玄宗命徙之炎有異志復取以建廟遂貶崖州司馬遣使護送縊殺之

鄭顥謗敏中

唐宣宗以党項未平以白敏中為都統制置使初上令敏中為萬壽公主選佳壻敏中薦鄭顥時顥已約壻盧氏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至是敏中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怨臣入骨髓今臣出外顥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乃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檉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遂行

輕侮被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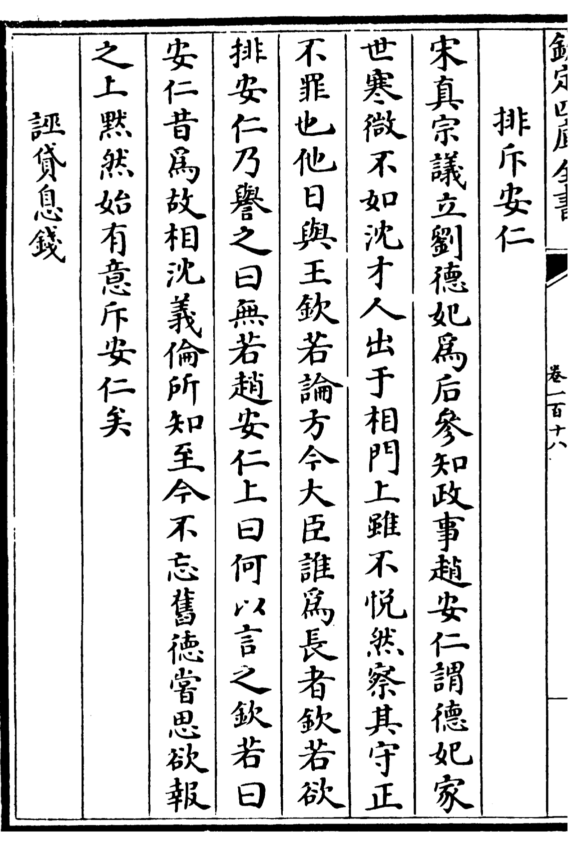
初宋祖為周將張瓊隷帳下嘗以身蔽宋祖中巹矢死而復蘇宋祖即位擢殿前都虞候遷嘉州防禦使時軍校史珪石漢卿得幸於上瓊挾功輕侮之二人譖瓊養部曲百餘人擅威福上召瓊面訊之不伏上怒令擊之漢卿即奮鐵錐擊其首血流氣未絶乃曳出下吏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遺母即自殺

剛勁被讒

宋楊億以文擅名天下然性剛勁寡合有惡之者每以事譖之億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億云卿識朕書跡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億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爲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於陽翟真宗好文眷顧大年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譖踈寇準

見貶謫



排斥安仁

宋真宗議立劉德妃爲后參知政事趙安仁謂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門上雖不悅然察其守正不罪也他日與王欽若論方今大臣誰爲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上曰何以言之欽若曰安仁昔爲故相沈義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嘗思欲報之上默然始有意斥安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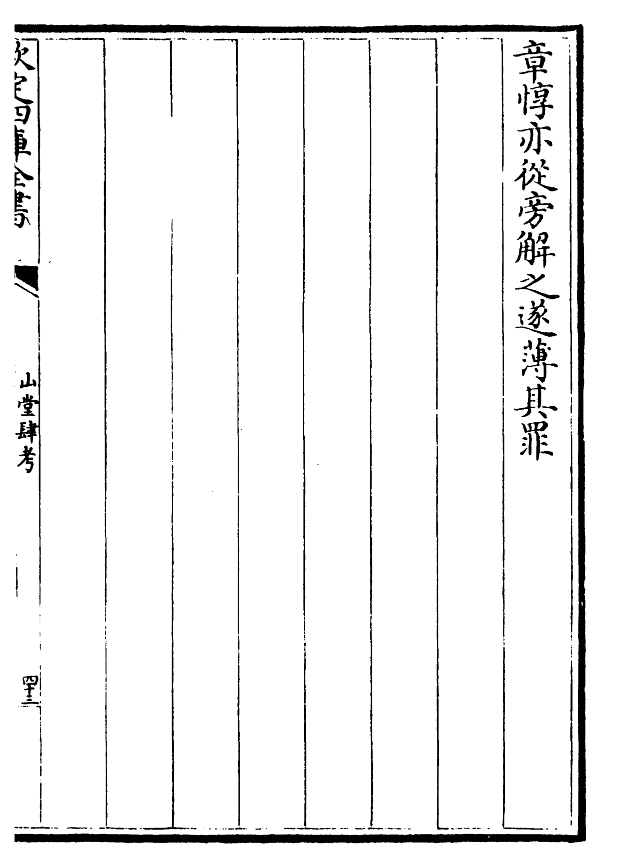
誣貸息錢

宋至和中帝數欲大用吳育而諫官或誣育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遂命出帥延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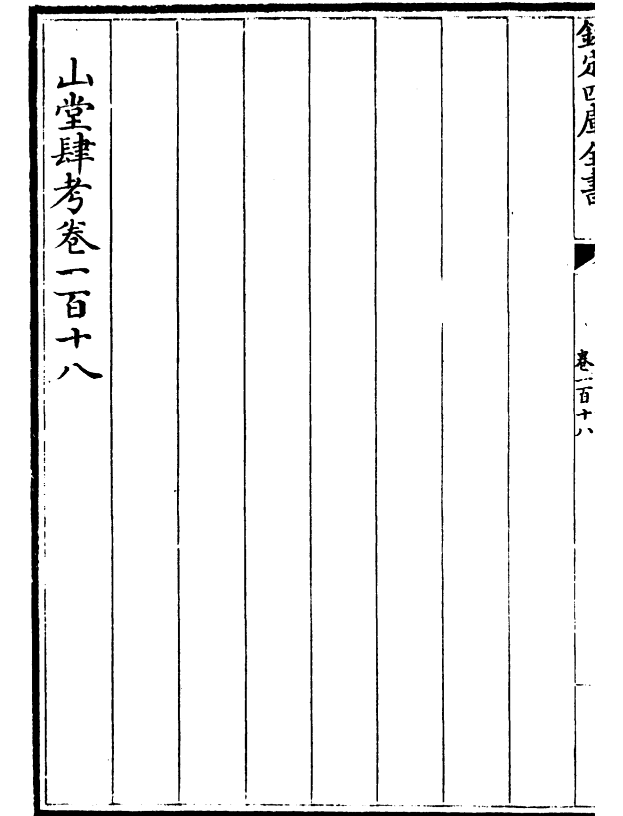
誣販蘇木

宋熈寧二年上欲用蘇軾同修起居注王安石曰軾非可獎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其為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蘇軾作賈誼論優游浸漬深交絳灌以取天下之權歐陽作正統論章望之非之而軾欲附麗修乃作論排望之其論都無理遭父喪韓琦等

送金帛不受刦販數船蘇木入川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好惡所在上乃罷軾不用又元豐中蘇軾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宰臣王珪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珪因舉軾咏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已知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咏檜何預朕事珪語塞



章惇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九　明　彭大翼　撰

性行

嘲謔

以言相調曰嘲以言相戲曰謔

晏子諷楚

齊晏子短小使楚楚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令臣使楚不當從此門

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謂無人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淳于諷齊

齊威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絶曰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

皆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

戲其口吃

世說魏鄧艾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中草吏又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言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戲其齒虧

劉昭幼童傳張玄祖八歲齒虧先達戲之曰君口中何

為開狗竇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無犬為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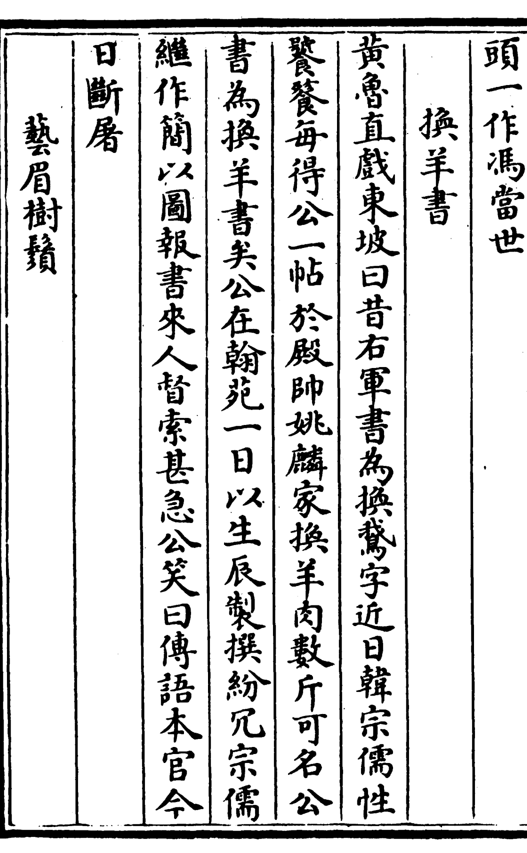
蜀張奉使至吳於孫權前以姓名嘲闞澤澤不能答薛綜下行酒因勸奉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月勾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説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對

近犬便狂

北齊徐之才嘲王昕姓曰有言則訌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成羊盧元明戲之才曰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才答曰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為虗生男則為虜配馬則成驢

偷狗賦

宋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業烹寺犬食之僧戲謂曰能作滕先生偷狗賦即不申理滕賦云僧惟不浄狗也宜偷餅餌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㽕顚兎之



頭一作馮當世

換羊書

黄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書為換鵞字近日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公書為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繼作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藝眉樹鬚

李廌魏大司農諧之子生而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法以錐遍刺作孔揷以馬尾廌曰先以此方迴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世傳諶門有惡疾以呼沱為墓田故廌言及之按廌無鬚鬚故人謂之天閹

惜命括囊

宋王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慎黙於事無可否觀嘗少之然二人極相善觀嘗寢疾子履往候之觀以方帽包裹坐複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小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

命也觀厲聲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

忠臣大耳

唐節度使李忠臣因奏對德宗謂曰卿耳長大貴人也忠臣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悦

道弘濶臀

啟顔録唐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大而臀濶李勣戲謂之曰封道弘汝臀要斟酌坐得即休何須爾許大

丈夫牽船

裴啟期語林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操櫓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和杼而操櫓嫗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乞兒乘車

魏周泰為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毓嘲之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旄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史職獼猴騎土牛一何遲乎衆賓咸悅

子瑜面長

吳諸葛恪字元遜父瑾字子瑜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題其面曰諸葛子瑜恪跪請筆續兩字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阮孚貌秃

後魏阮孚為太保尚書令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内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見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竊入王家

匡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去周文帝撫掌大笑

仲堪眇目

世說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蓋仲堪眇目故也

張裕饒鬚

三國劉璋從事張裕饒鬚先主在璋坐嘲之曰昔吾居涿郡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以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嘲之又秦少游在東坡坐中或調少游多鬚少游曰君子多乎哉東坡笑曰小人樊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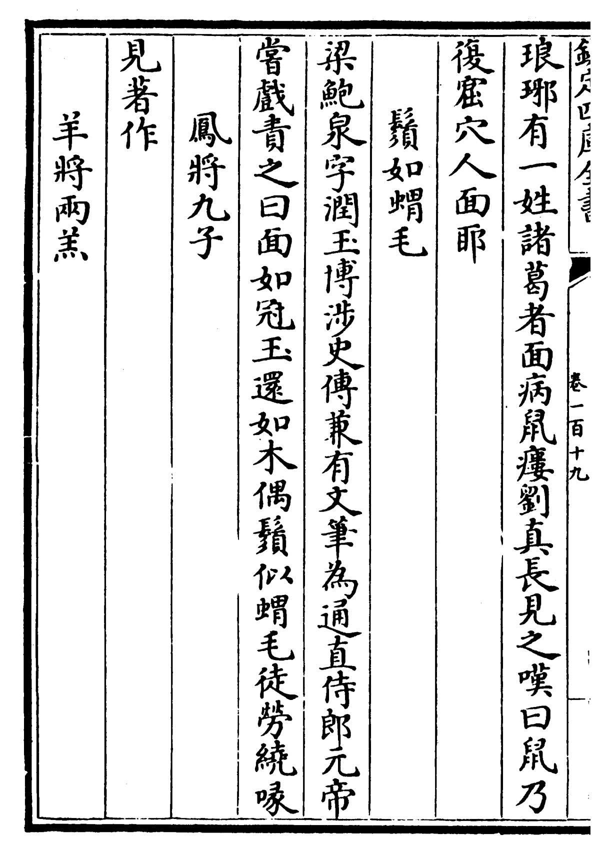
祖廣縮頭

續世説祖廣字淵度仕至護軍長史行常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謂曰天甚晴明祖參軍如從屋漏下來

伯茂聾耳

談藪北齊中書侍郎裴伯茂患耳新搆山池與賓客宴集謂邢子才曰山池始就願乞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萊山仙人所居宜名蓬萊蓬萊反語裴聾故以戲之

面病鼠瘻



琅琊有一姓諸葛者面病鼠瘻劉真長見之嘆曰鼠乃復齧穴人面耶

鬚如蝟毛

梁鮑泉字潤玉博涉史傳兼有文筆為通直侍郎元帝嘗戲責之曰面如冠玉還如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

鳳將九子

見著作

羊將兩羔

劉寶字道真嘗與一人共索袢草中食見一嫗將兩兒過𢇁青衣劉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嫗答曰兩豬共一槽

宴會相嘲

魏太祖嘗因宴會嘲王景興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秔米飯也王仰而嘆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王曰如朗昔未可折而折如名公今日可折而不折

地名相戲

晉習鑿與孫興公綽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

習參軍共語孫曰蠢爾荆蠻大邦為讎習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蓋習襄陽人孫太原人故以相戲也

青箱白麓

釋寶淵廣寫義䟽貴市王征南書緘封一麓有意西歸同寺慧濟謔之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得作文章今卿白麓未來判無講理淵曰不然此乃打狗杖耳按寶淵本姓陳巴里閬中人年二十三於成都出家居羅天宮寺酷好蒱撲使酒挾氣師僧旻曉喻反以為讐因爾改

圖復從智藏採摭先業自建講筵

利錐鈍槌

晉鍾雅字彥胄語祖士言我汝潁之士利如錐卿燕趙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

貌短相狎

劉宋何尚之與嚴延年少好相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延年爲猿延年目尚之為猴一日同遊太子西苑延

年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此人指尚之以為似延年喜笑路人曰彼似猴君乃是真猴

年老被謔

白樂天嘗言牛思黯自誇前後服鍾乳三千兩而歌舞之妓甚多乃謔予衰老故答思黯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妒他心似火欺我鬢如霜慰老資歌笑銷愁仰酒漿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須狂思黯復詩曰不是道公狂不得恨公逢我不教狂

顛倒衣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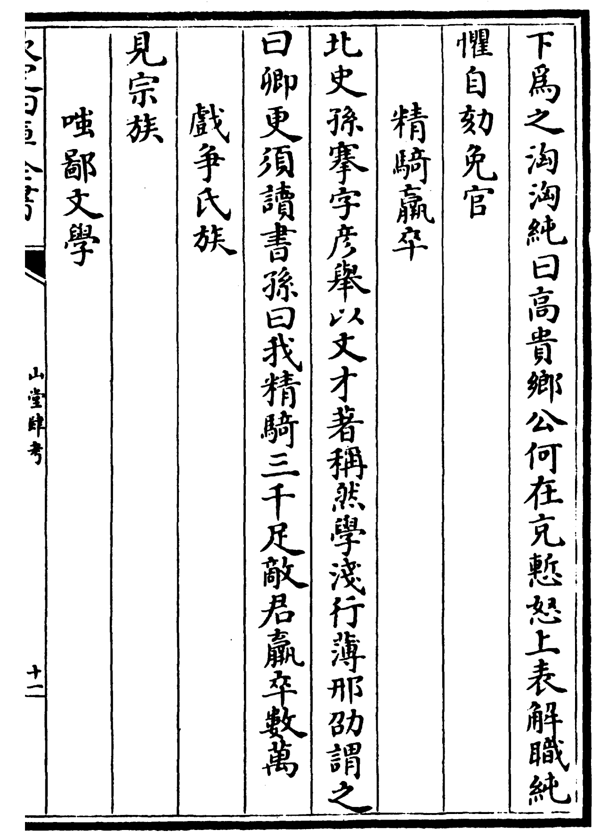
邊讓字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驅使草木

世説衛江州展在潯陽有知舊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展甥也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伍伯市魁

晉庾純為河南尹以賈充奸佞欲逺之與任愷共舉充鎮關中充由是不平一日充宴朝士純獨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忽在後純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有為伍伯者充之先有為市魁者因以相譏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養將何言也純發怒曰賈充天下洶洶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


下爲之洶洶純曰高貴鄉公何在兗懇怒上表解職純
懼自劾免官
精騎羸卒
北史孫搴字彦舉以文才著稱然學淺行薄邢劭謂之
曰卿更須讀書孫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
戲爭氏族
見宗族
嗤鄙文學

齊世有席毘嗤鄙文學嘲劉逖曰君文如朝菌須臾之翫豈比吾千丈松常有風霜劉答云既有寒木又發春花可乎席不能屈

短尾貂

晉張天錫嗣位凉州時苻堅强盛天錫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江表尅日大舉博有口才大司馬桓公甚稱之當大會温使司馬刁彝嘲之曰君是韓盧後耶博應曰卿是韓盧後桓温笑曰刁以卿姓韓故相問他自姓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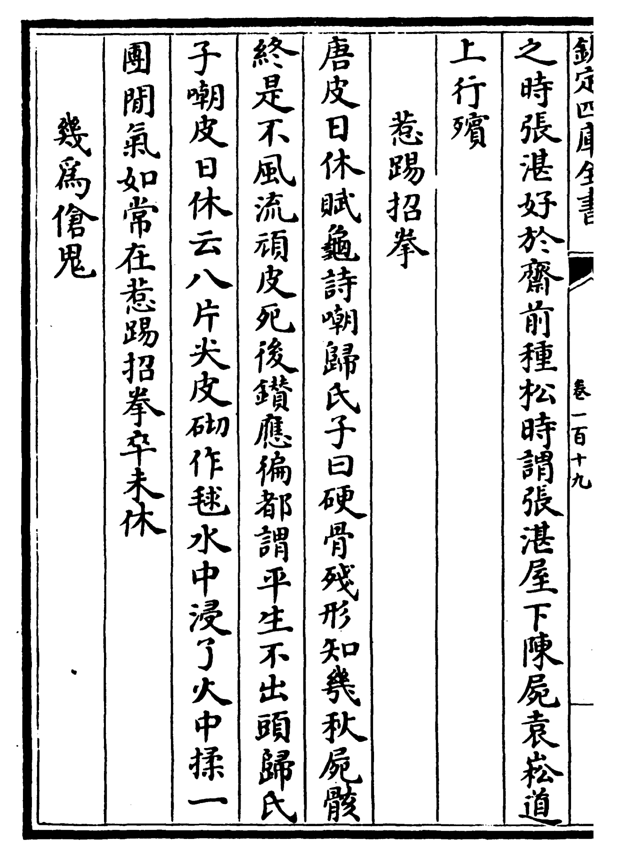
那得復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為貂也桓公大笑一坐嘆以為佳

禿角犀

唐杜悰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風衰矣故時號為禿角犀

陳屍行殯

晉袁崧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袁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酣醉便歌聽者流涕又作挽歌出遊令左右唱



之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時謂張湛屋下陳屍袁崧道上行殯

惹蹋招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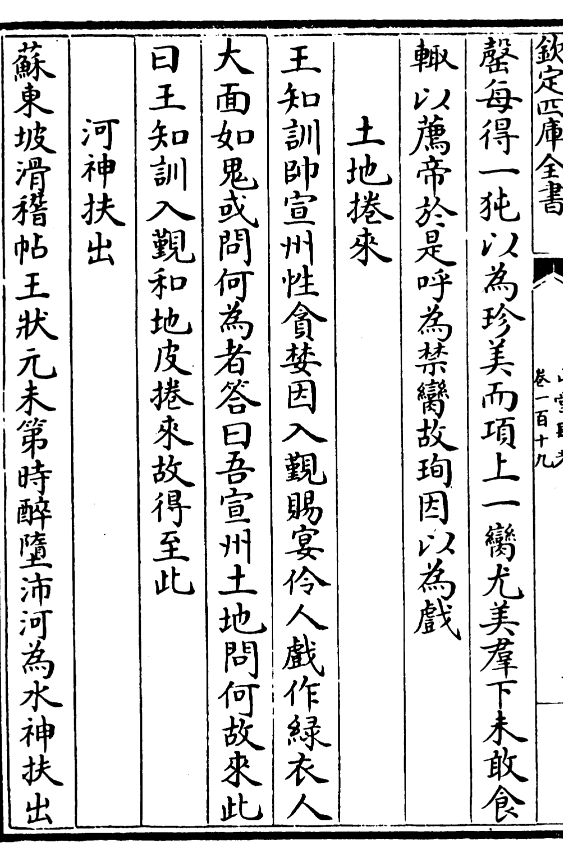
唐皮日休賦龜詩嘲歸氏子曰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是不風流頑皮死後鑽應徧都謂平生不出頭歸氏子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毬水中浸了火中揉一團閒氣如常在惹蹋招拳卒未休

幾爲傖鬼

世說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

莫近禁臠

晉謝混少有美譽晉元帝為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子壻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纔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混珣曰卿莫近禁臠混後尚主襲父爵按元帝鎮建康時公私窘



罄每得一㹠以為珍美而項上一臠尤美羣下未敢食輒以薦帝於是呼為禁臠故珣因以為戲

土地捲來

王知訓帥宣州性貪婪因入覲賜宴伶人戲作緑衣人大面如鬼或問何為者荅曰吾宣州土地問何故來此曰王知訓入覲和地皮捲來故得至此

河神扶出

蘇東坡滑稽帖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為水神扶出

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士久不第者亦效之陽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三百甕黃虀無處消破耳

荀陸會坐

晉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

矢張曰荀何避荀曰本謂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强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按荀隱字鳴鶴潁川人祖昕父岳

楊牛退朝

隋侯白好俳諧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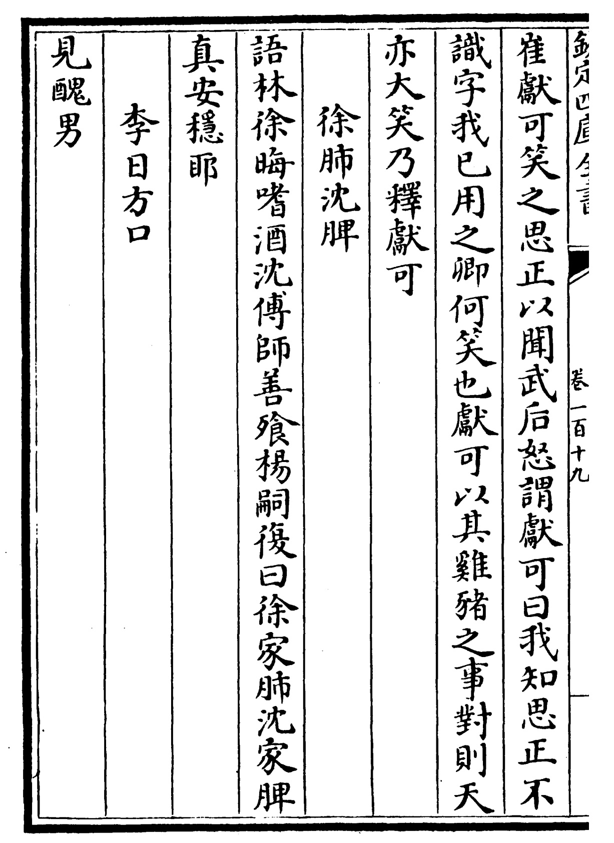
嘲蜀風俗

蜀張裔字君嗣在益州為雍闓所縛送孫權武侯遣鄧

芝使吳令言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匿權未之知故許芝遣裔裔臨發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蓋買臣吳人故裔言之

笑侯言音

唐侯思正出自皂隷言音不正以告變授御史時屬斷屠思正謂同列曰今日斷屠宰圭誅虞縷渠不得詰蓋雞云圭豬云誅魚云虞驢云縷俱云渠喫云詰也侍御



崔獻可笑之思正以聞武后怒謂獻可曰我知思正不識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獻可以其雞豬之事對則天亦大笑乃釋獻可

徐肺沈脾

語林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飱楊嗣復曰徐家肺沈家脾真安穩耶

李日方口

見醜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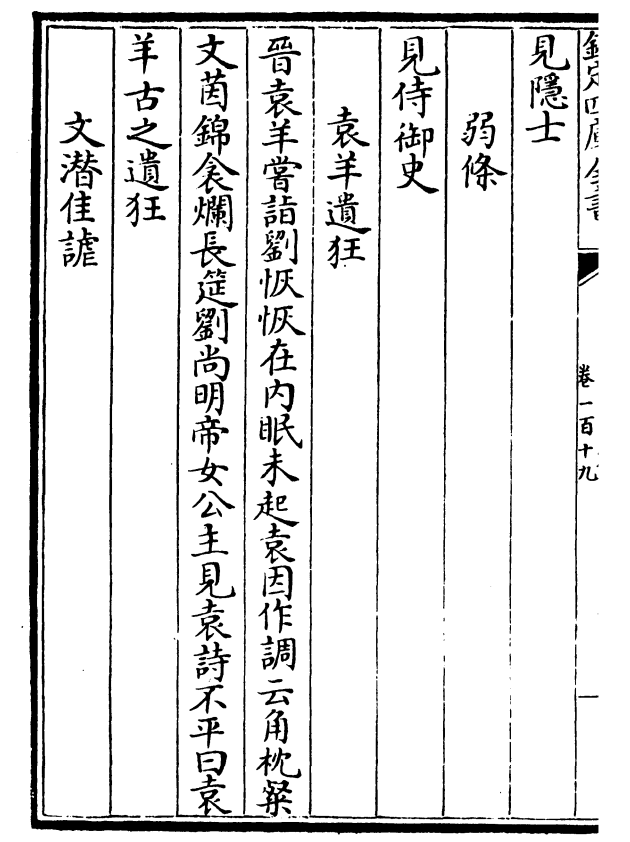
忽瘦忽肥

晉庾亮過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欣而忽肥庾曰君何憂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何癡何狂

劉宋沈昭畧字茂隆武康人性狂見王景文子約曰汝是王約也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畧也何乃瘦而狂昭畧笑曰瘦既勝肥狂又勝癡

小草



見隱士

弱條

見侍御史

袁羊遺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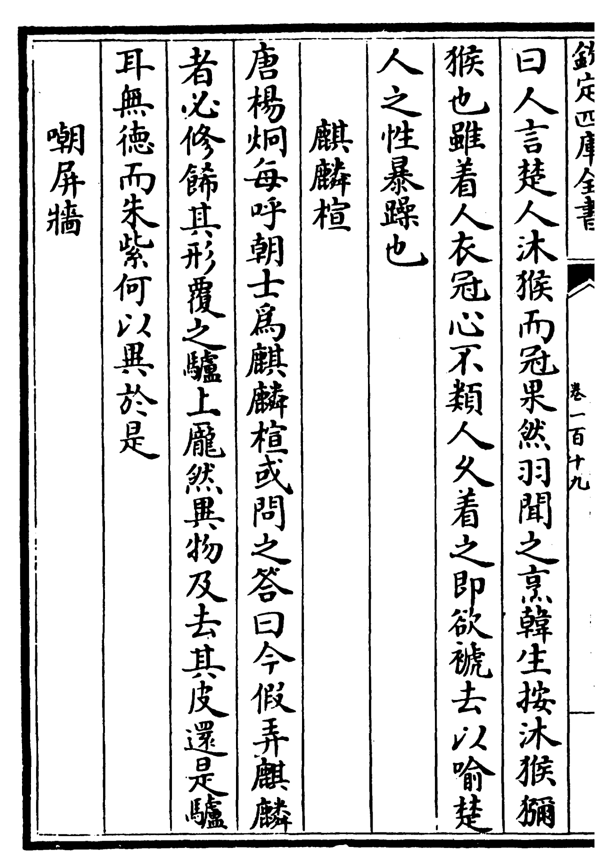
晉袁羊嘗詣劉惔惔在内眠未起袁因作調云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明帝女公主見袁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文潛佳謔

宋呂與叔言長安有安氏家藏唐明皇髑髏作金紫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達遂爲盛族後其家析居爭髑髏斧爲數片張文潛聞之即語曰明皇生死爲姓安人極惱合坐大笑時秦學士太虛爲賈御史彈不當授館職文潛戲太虛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爲佳謔

沐猴冠

項羽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韓生退



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烹韓生按沐猴獮猴也雖着人衣冠心不類人久着之即欲撝去以喻楚人之性暴躁也

麒麟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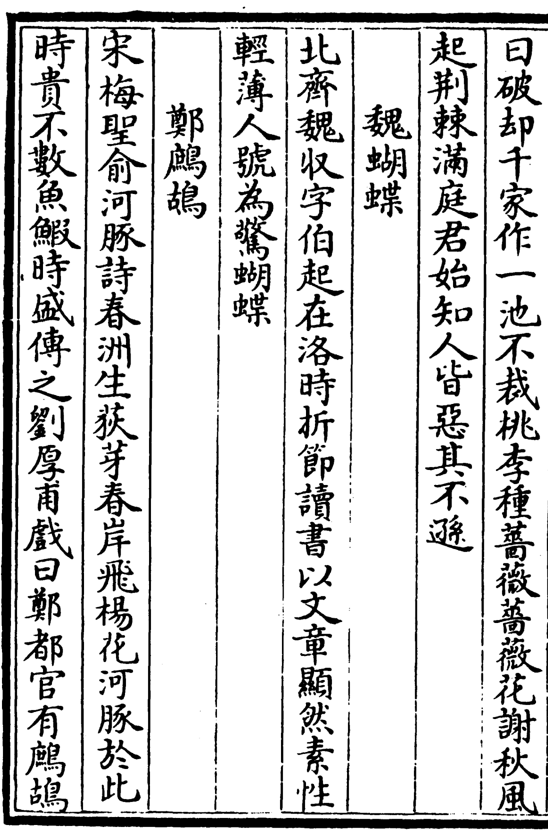
唐楊炯每呼朝士爲麒麟楦或問之答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厖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於是

嘲屏牆

唐温彦博為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贊於彦博稱解嘲彦博即令嘲廳前叢竹略曰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節目又令嘲屏牆略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立幾許遮賢路彦博曰此語似傷博略曰即拔公肋何止傷膊博慙而與官

嘲池亭

唐賈島狂猾行薄裴晉公於興化作池亭島為詩嘲之



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謝秋風起荆棘滿庭君始知人皆惡其不遜

魏蝴蝶

北齊魏收字伯起在洛時折節讀書以文章顯然素性輕薄人號為驚蝴蝶

鄭鷓鴣

宋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鰕時盛傳之劉原甫戲曰鄭都官有鷓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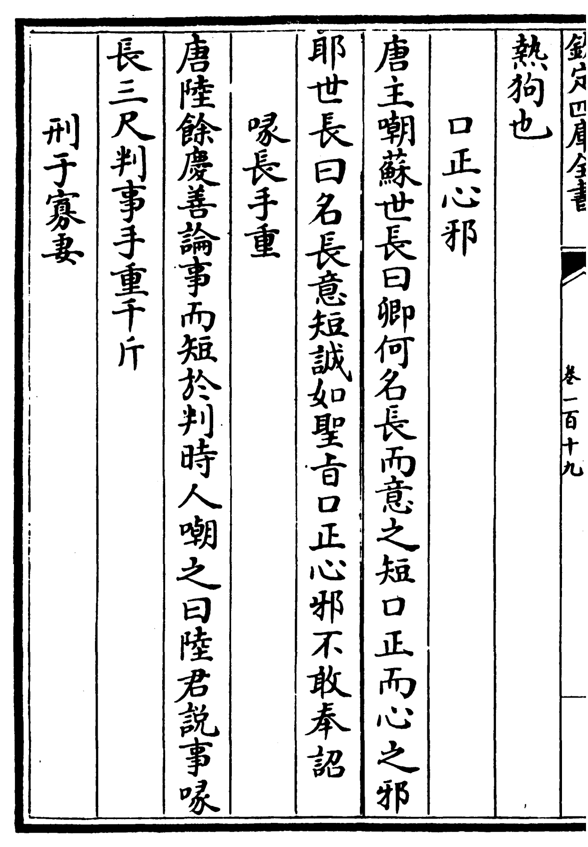
詩謂之鄭鷓鴣聖俞有河豚詩當呼爲梅河豚也

被凍蠅

唐蘇味道高興王方慶魯鈍同爲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曰二子孰賢答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如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曰得霜鷹俊捷被凍蠅頑鈍也

着熱狗

唐狄梁公謂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成二犬仁傑曰狄字火旁非犬也獻曰犬邊有火乃着



熱狗也

口正心邪

唐主嘲蘇世長曰卿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耶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

喙長手重

唐陸餘慶善論事而短於判時人嘲之曰陸君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千斤

刑于寡妻

謝吏部郎朓初告王敬則反狀謝妻是敬則女常懷刀欲報謝謝不敢相見及為吏部郎謝自叙謙挹沈昭略謂之曰卿人地之美無愧此職但恨今日刑於寡妻耳

許為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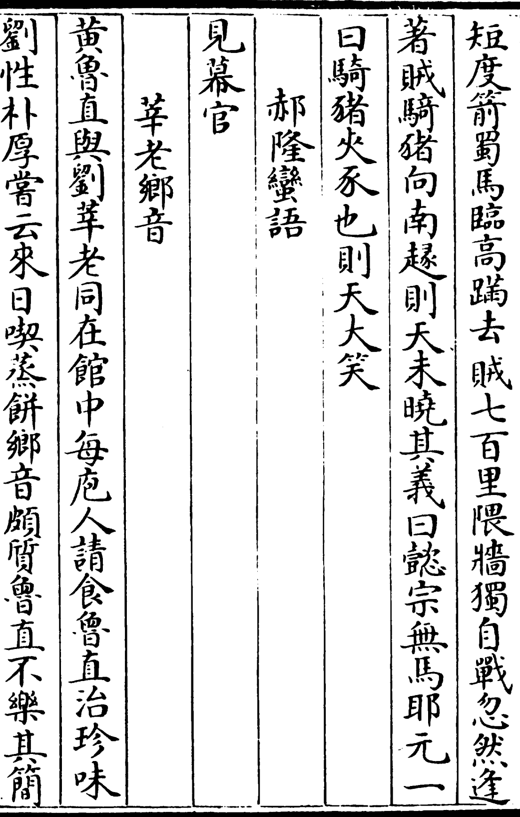
劉宋太祖嘗面許張思光融長史敕竟不下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張曰日給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

戲樂天乞馬

白樂天就裴晉公乞馬裴贈以一馬戲為詩曰君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明姝葢用愛妾換馬事白即答云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青娥不辭便逐東山去臨老無人與唱歌

嘲懿宗騎豬

唐武懿宗則天伯父士逸之孫形狀短陋嘗統兵禦西戎畏懦而返張元一為左司郎中善滑稽嘲之曰長弓



短度箭蜀馬臨高蹋去賊七百里偎牆獨自戰忽然逢著賊騎猪向南趍則天未曉其義曰懿宗無馬耶元一曰騎猪火豕也則天大笑

郝隆蠻語

見幕官

芉老鄉音

黃魯直與劉芉老同在館中每庖人請食魯直治珍味劉性朴厚甞云來曰喫蒸餅鄉音頗質魯直不樂其簡

儉一日聚飲行令以三字離合成字一人云戊丁成皿盛或云王白珀石碧或云里予野土墅黄云禾女委鬼魏劉未答黄遽云僕當奉代以來力勑正整如何其聲大似來日喫蒸餅之語一坐皆笑劉不樂

諂道侫佛

世說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萬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侫於佛按二郗愔與弟曇也二何充與弟準也

說法湊氛

宋元祐間王景亮與仕族名子結爲一社嘲誚士大夫無問賢愚一經諸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號曰豬嘴關時吕惠卿爲京東察訪資貌清瘦語言之際喜以雙手指畫社人呼之曰說法馬留又湊爲七字曰說法馬留爲察訪社中彌年不能對一日邵箎因殿上氛泄出知東平邵高鼻捲鬚人目為湊氛獅子仍對曰湊氛獅子作知州惠卿銜之諷部使者發以他事舉社盡爲虀粉

戲崔正熊

晉崔豹字正熊郡將姓陳者問正熊曰君去崔杼幾世荅曰如明府之去陳恒按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府丞嘗作古今註

戲陸彦深

陸澄字彦深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終不能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

麥姓爲戲

隋麥鐵杖始興人少有勇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因朝集考功郎竇威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曰麥竇不殊那忽致怪威赧然無以應之又隋何妥年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曰先生之姓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衆咸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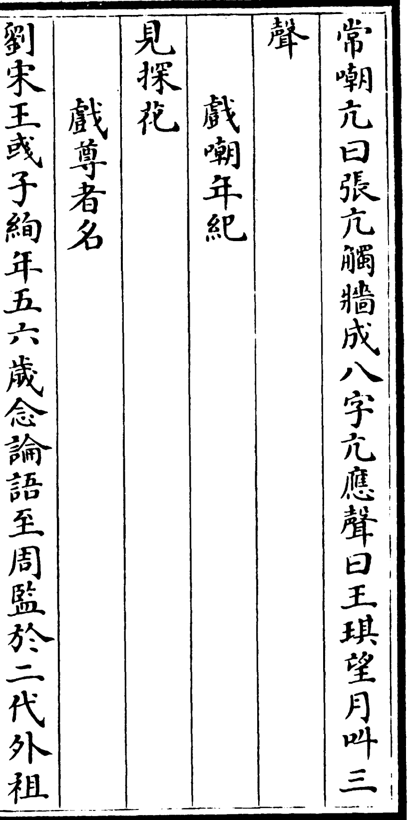
藥名爲戲

蘇子瞻與姜潛同坐潛字至之先舉令曰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之曰子蘇子子瞻

應聲曰君亦藥名也君非半夏即是厚朴姜請其故曰非半夏厚朴何故曰姜制之

戲嘲形狀

唐長孫無忌嘲歐陽詢形狀猥陋云聳膊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煖漫襠畏肚寒祇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詢殊不畏皇后耶又宋晏元獻爲南京留守幕下王琪張亢爲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最骨立亢目為猴琪



常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

戲嘲年紀

見探花

戲尊者名

劉宋王彧子絢年五六歲念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曰可改郁郁乎文哉絢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偃盍草翁諱尚之必偃諱尚之子

偃也

揜言者口

宋劉貢父攽初入館乘一騾馬而出或曰此豈公所乘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羣者或致奔踶之患耶貢父曰吾將處之也或問何以處之曰吾今市青布作小襜繫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我初幸館閣之除俸入儉薄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子督過之深姑爲此以揜言者之口耳

詩戲任谷

任谷富經術隱居於洛以侯召命未降蒲輪乃躬到京師訪問知巳有朝官贈詩曰雲間應訝鶴書遲身到京中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

字戲壯輿

宋劉恕字原道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子羲仲字壯輿亦能記五六千字壯輿之子所記才三千字晁以道戲壯輿曰更兩世當與我輩相似

被扇遭釘

南唐野史冦豹謝覲同在崔裔相公門下豹辭去公為設祖席席上多蠅覲戲豹曰青蠅被扇扇離席豹見戸上白獂圖即荅曰白獂遭釘釘在門

著飯喫衣

蘇東坡滑稽帖貧家夜卧以稾薦作被小兒子不曉事人問每夜何所葢輙荅云葢薦嫌其太陋撻而戒之曰彼有問者但云葢被一日貧人出見客而薦草掛鬚上

兒從後呼曰且除面上被此所謂作偽心勞日拙者耶又貧家無糊絹以桑柴灰水煮爛更以清水煮脱灰氣細研如粉酒煮麪糊為丸如桐子大空心酒下三五十丸治風壯元此所謂着飯喫衣者也或問飯非可着衣非可喫荅云所以着飯不過為窮所以喫衣不過為風正與孫子荆枕流漱石作對或人未喻着飯之説曰夜寒蓋薦豈非着飯也耶

村老饋苜蓿

齊地多寒春深未孚甲有村老方立春挈苜蓿一筐以饋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謹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即以喂驢也

處士種胡荽

湘山野録沖晦處士李退夫者為事矯怪居京師北郊一日種胡荽俗傳口誦褻語則茂退夫撒種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本云云不絶於口忽有客至命其子畢之子執餘種曰大人已曾上聞故皇祐中館閣或談話

則曰宜撒胡荽一巡

木履楦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略無刻斲之迹王曰此履豈非天生乎艾子曰鞋楦乃其核也

杖鼓鞚

后山叢談蘇子瞻自黃移汝過金陵見王荊公公曰好個翰林學士某久以此奉待公昔聞撫州出杖鼓鞚撫人保之已數世矣淮南豪子不遠千里厚價求售轝之

無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聲乃熟視嘆曰你早作聲我不棄汝

用歇後語

有頑民因大旱盜決人水灌已田為主者執赴到官伏罪其罪狀云只因天亢律呂調切慮田苗宇宙洪遂偷其人金生麗致得其人寸陰是念其不識始制文今來甘認弔民伐一聽本官忠則盡

求得劾方

艾子事齊宣王一日而有憂色王怪問之對曰臣不幸稚子有疾王曰盍早言乎寡人有良藥稚子服之即愈遂索以賜艾子拜賜歸飲其子辰服而已卒他日艾子憂甚戚王問知其故憮然曰卿喪子可傷賜卿黃金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辱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求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王亦大笑

書語相戲

隋侯白嘗與楊素並馬見路旁有槐樹顦顇欲死素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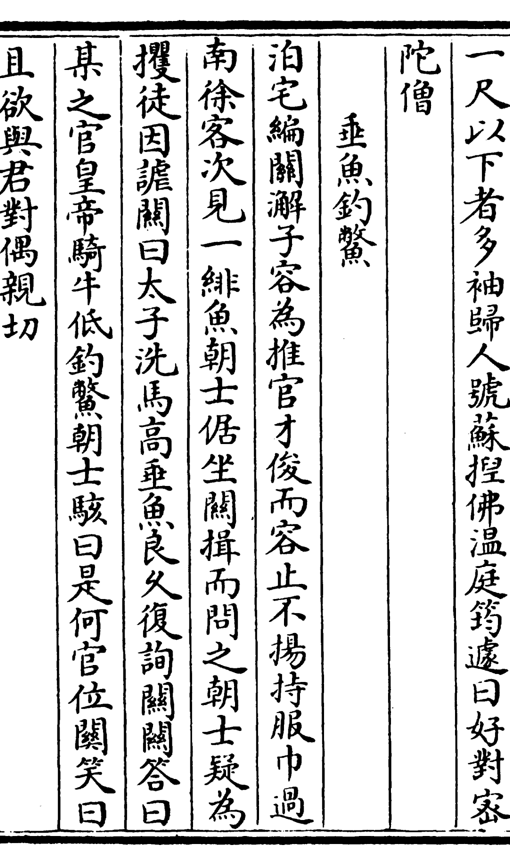
俟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白曰取槐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説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又因話録唐姚峴好滑稽有文學僕射姚南仲廉察陝郡峴俟見之南仲以峴為宗從之舊延於中堂門外忽投刺云大祠李過庭南仲云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左右皆曰不知問峴知之乎峴曰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而大笑一説是陳亞事

詩句相嘲

宋王介性輕率言語無倫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州王荆公以詩送之曰東吳太守美如何柳渾詩才未足多遥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渚正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悟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荆公笑曰閻羅王見闕請速赴任

捏佛陀僧

唐張林奏毁佛寺時御史有蘇監察者檢癈寺見銀佛



一尺以下者多袖歸人號蘇捏佛温庭筠遽曰好對蜜陀僧

垂魚釣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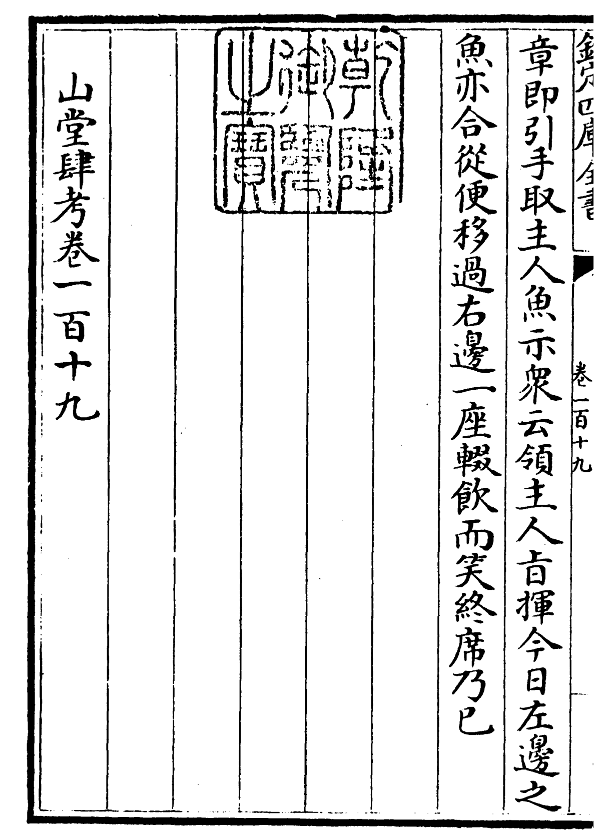
泊宅編關澥子容爲推官才俊而容止不揚持服巾過南徐客次見一緋魚朝士倨坐關揖而問之朝士疑爲攫徒因詭關曰太子洗馬高垂魚良久復詢關關答曰某之官皇帝騎牛低釣鱉朝士駭曰是何官位關笑曰且欲與君對偶親切

墜馬

石曼卿嘗出外御者失鞚馬驚墜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笑曰賴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跌碎乎

移魚

宋李章姑蘇人赴隣人小集主人素鄙陋既進饌其主人前一魚特大於衆客者章即請於主人曰章於主人俱蘇人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字不知合在左邊是合在右邊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



章即引手取主人魚示衆云領主人旨揮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一座輟飲而笑終席乃已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九